



說性序

自濂雒關閩善言性而荀揚董王韓廟如矣沿及季明以
至我

朝乾嘉之際卓然成書者數十家二曲論學曰諸儒之說
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
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旨哉斯言
高子逸飄獨能體認真切作說性一編力崇天命之性而
於朱子所論氣質之性復疏通而證明之期無蓋於天命
之旨蓋與二曲之言相發明矣余嘗謂姚江之致良知卽
是率性之道第常戒懼慎獨自無龍谿之靡也高子鄉先

序

一

儒無過蕺山而蕺山出於敬庵之後敬庵出於甘泉之後
其學力主慎獨補胡學之闕而救王學之偏桴亭所謂真
知卽是行真行卽是知者庶無愧焉讀高子之說吾知纘
證人之緒以慰未見之憾者蓋有屬矣道光丙午冬十月
年愚弟錢塘許乃普序

說性

浙東山陰高驥雲稟

呻吟語記疑

自宋儒兼氣質言性後儒轉述寢失本義至有謂孟子告子各執一邊者謂孟

子專言善故荀子言惡者茲取沙隨論性語一發其疑諸家新說私意不屬者闕之而已

沙隨呂先生曰性合理氣之道也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其說甚辯第劃分兩性則悞也先儒有言天地渾是一氣而理在其中蒙謂人亦渾是箇氣質而性在其中氣質之性即氣質所受之恆性非降衷之外又有一氣質之性也氣質不清則所性之理不能

說性

一 漱琴仙館

全而受要其所得幾希亦依然天命之性而與聖賢同稟故孟子道性善而教人擴充極之乍見之心平旦之氣皆有可充可知積習之餘善端猶見氣質雖濁何至移易其性哉蓋有善有惡者雜於習非雜於氣質質之限於天者聖人第謂之愚謂之困若夫暴戾之人力能濟惡則正其才可為善而孽由自作故曰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性有善無惡氣質有智有愚習有善有惡智之質美而習惡則靈明且變機械而為大惡愚之質昏而習善則蚩蚩亦安名教而為良民可知有生之初本善在性有上之後為善為惡在習而氣質皆無權以有惡責氣質誣矣乃以責氣質

之性則更不倫聖凡之性皆天理所賦人習於不善有梏而亡之耳其理終不易也況氣質甫具習感未交物則秉彝何因而有惡此必不然者也沙隨性不皆善之說自謂正欲變化氣質夫荀子言性惡意亦在變化氣質荀子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而不知悞以習當性講學家表章聖籍毋須更出新論反蹈諸子之失且謂變化氣質則可謂變化氣質之性則不可謂氣質有惡猶可謂氣質之性有惡則必不可

朱子註性相近章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何不云理兼氣質性卽理也註不移章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何

說性

二 漱琴仙館

不云善惡一定善惡主理美惡主氣質也譬之於物善惡惡字如色惡臭惡之惡腐壞者也美惡惡字如惡衣惡食之惡粗陋者也下愚至昏不堪造就就是天限以陋惡之質非天賦以凶惡之性孟子雖有惡人之惡亦是生質不美今謂貌惡卽行惡之因可乎質昏而習爲惡何以異於是世儒皆知有理氣之辨而不明乎氣習之辨其蔽在誤認下愚爲性惡遂疑相近中亦有惡其實愚字並無惡訓愚是氣質惡是習雖下愚亦不可誣況中材乎

氣質有智愚之不同以性之善故不相遠孔孟言性實一貫也孔子亦言性善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卽天命之性也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卽氣質之性也蓋論氣質之偏不但百姓偏卽仁者智者亦偏若云有惡不但見仁見智無惡卽日用不知亦無惡先儒謂繫辭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理或然也沙隨云言性善者純以理言言性惡及善惡混者兼氣而言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無病又解繫辭云此篇夫子言性純以善者言之與論語性相近也稍稍不同合勘其說似繫辭亦偏而有病可謂知言乎沙隨又云孟子所言皆未著氣質之先之性亦不然孟子以情可爲善證性之善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證情之可

說性

三 漱琴仙館

爲善以愛親敬兄證良知良能皆就心上事上實實指點何處不關氣質至以形色爲天性以平坦之氣爲幾希發見之時則徑就形氣上指示本性可知孟子所言乃不著習之性非未著氣質之性也沙隨又云孟子不專言性善曰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亦不然口之於味五者卽告子食色之性云性也者欲奪姑子之詞非正名也且其事亦非惡息視聽赤子自知循分養生聖人不廢惡起於謂性者之自便其私則仍是習而已義理之心爲善順爲惡逆性無時不見血氣之軀從欲易守理難習亦無時不交是故君子尊性而慎習今必爭性之有惡而曲搜旁解卽持

之有故亦可不必況義多未安乎

古人渾言性宋儒始言氣質之性沙隨又析言降衷之性
氣質之性其所謂降衷之性止當得宋人一性字所謂氣
質之性止當得宋人氣質二字語同而意異者也善夫薛
河東之言曰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理兼氣言其
實一也又曰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
之謂之氣質之性非有二也又曰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指
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卽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
非二性也蓋人自賦性成形理氣便合爲一理在氣質中
故形色卽天性氣質亦在理中故有物必有則聖賢言性

說性

四 漱琴仙館

不及氣質者本不空執性體無須別氣質也宋儒指出氣
質者謂性當合氣質看亦並無離性之氣質與氣質別成
之性也氣載性而性存乎氣氣有清濁性卽不能無智愚
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性宰氣而氣從乎性性無不善氣
質卽不至有惡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性自天而之人未
賦則爲在天之命纔賦便落氣質故凡屬人性皆氣質之
性也凡有氣質皆負性之氣質也朱子曰非氣無形無形
則性無所賦故凡言性
者皆因氣質而言但
其中自有所賦之理人當復恆性於氣質中不當置氣質
於恆性外故曰二之則不是程子言氣質之性不過以氣
質與性分勘合勘並不於氣質中別添一性也張子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說似以氣質之性與味色聲臭之性例看實亦不然味色聲臭之性不謂性者不敢以食色爲性尊性之義也氣質之性有弗性者不敢以氣質隘性盡性之義也性落氣質有偏全然皆出於天地之性善反之則性盡而天全矣不敢以拘於氣者謂吾性分量止此此則所謂弗性爾西銘言天地之帥吾其性正蒙言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張子立言氣象類如此氣質之性有弗性者正慮爲形氣所拘而不盡其大非謂一落氣質便成惡性也天地之性在天

卽所謂天地之帥萬物之一源

氣質之性

說性

五 漱琴仙館

在我由氣質復性而天地之性存又可知氣質之性卽恆性而人性無二矣沙隨謂宋儒有功孟子正是補出氣質之性蒙竊謂宋儒氣質之性卽孟子所言之性沙隨意中氣質之性卻非宋儒意中氣質之性宋儒合恆性於氣質中沙隨別氣質之性於恆性外蓋宋儒謂性卽理沙隨則謂性合理氣之道遂以氣質別當一性而不知其豪釐千里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

渠若云學問

之道正要變化氣質完復吾降衷之性夫何間焉前第一則首揭此義而臆見未能自達特再以宋儒性理及讀書

錄證明之又雜記數則亦足相發并錄於後

說性雜記

除上智下愚兩等天下皆中材也習善便移而上學知困知是也習惡便移而下自暴自棄是也程子以自暴自棄爲下愚似下愚亦因習遠何也下愚不能移而上未嘗不更移而下故曰小人下達夫子言不移不能移而上也程子言自暴自棄更移而下也下愚雖暗不絕人理惟喪心昧良惟所欲爲則入於禽獸而幾希之良絕故下愚爲惡亦習也程子又言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亦有說焉下愚固不堪造就但使尙肯習善亦可安愚守拙而小有開通聖人視之原屬無用之說性

六 漱琴仙館

人就下愚論則未嘗無補救之處聖言包蘊得大程子提撕得切其義正足相備惟謂下愚之質往往強戾而才力過人此則中材習惡自入下流而非所以論下愚不移讀者略其詞而會其意可也

或疑程子以困而不學例下愚不移故以爲自暴自棄朱子以下愚不移例困而不學故云氣質有此四等不知困非下愚比也下愚不移困而學便可肩隨上次不學亦非不移比也犬馬皆可馴習人未有不能學者下愚之資雖學亦不能上達此氣質之事不學非氣質事也集註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蓋謂氣質不同人故有此四

等非氣質有此四等也氣質自生知外大率非智則愚智者自能向學愚則或向學或不向學視其人之自爲故氣

質有生學困之不同而人之歸宿遂有上次又次爲下之

四等蓋困中轉出兩等人非氣質有兩等困也小註曰均之困耳而

二者相去如是之遠楊氏言學之爲貴自是此章正義惟

學與不學之異耳云及其知之一則與上次又次語意稍別故朱子補詮氣

質以正之然經文知之學之不學其論定在人事習成之

後氣質之說亦難執一故又著人之二字以見此四等者

實人之自成而敏鈍則因乎氣質耳卽以困論學而僅居

又次是氣質所限學而得居又次卽其人之自成困是氣

說性七 漱琴仙館

質困而不學卽其人之自流於下民斯爲下矣者不如是

猶不至於下也豈下愚不移之例哉夫下愚不移程子猶

以爲自暴自棄況困之不至下愚者哉

程子合氣言性有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

也亦啟後儒性有惡之疑不知程子本文自有轉語且別

有解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可知善

固性也者猶云中固是性惡亦謂之性者猶云偏亦是性

耳性落氣質非聖人不能無偏以是爲惡特講學家厚自

克治之意非真惡也且篤論之偏實在氣質而不在性書

言降衷傳言受中記言未發之中邵子言性之必中如水

之必寒火之必熱朱子解未發之中言衆人與聖人原頭未發都一般止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會知得若無此中則大本絕矣可知性多失中皆氣質用事而非其性本偏也至於惡則并不在氣質而在習習非陡然舉發可以指名之事侵尋慣熟日變月化故謂之習習成則謂之移譬之赤子呱呱而泣天下同聲耳未幾能言則華夷南北殊絕甚至十里五里音亦不同彼蓋習於父母家人之語以致此耳此事無關善惡而習之乘乎氣質已分明可據然則晚近之世爲惡者十常八九彼其習見習聞自孩提至長久已深入骨理中等氣質焉得不移原不待身爲不善說性

而始謂之習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伊尹曰習與性成習之中人氣質如是故知書言節性記言血氣心知之性周子言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皆參乎習成之性非天賦之正性也習乘氣質之偏以陷溺氣質其幾甚微而善惡之途已判由辨之不正辨也若夫熊狀豺聲之類生而不馴於性爲變於人爲禽聖賢止道其常宋儒拈出氣質之性亦並非爲此類旁通存而不論可也

續記一則

周子五性有二說太極圖說所云五性感動謂人稟五行

之性各有偏重也通書師七篇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則
又以美惡而分五性按性卽太極中含之理五氣各得其
偏乃氣質之事及其感動在形生神發之後則又兼乎習
而人事雜糅出焉故曰善惡分萬事出剛柔善惡中五者
中爲正性剛柔亦得氣之偏剛善柔善所謂習善則善剛
惡柔惡所謂習惡則惡皆後來事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
遠通書剛柔在相近中分別至於剛善柔善剛惡柔惡則
相遠矣此事分明屬習而仍以性言者習善則性受其功
習惡亦性受其病雖至幾希枯亡而幾希此性枯亡亦此
性通書五性直窮人類之盡非真以習當性也程子以水
說性

九 欽琴仙館

喻性有曰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
朱子亦以爲夾習說蓋二子說性本旨周子已表在前

說太極談程子則解在後以水之本清喻性善義有歸重詞不害意後儒

斷章索解斯失之矣此二說前篇引釋未詳特補於後道
光癸卯夏僑居宣武城南邑館薛垣竹徑之齋陸續記此

二程性理

濂溪先生始言氣橫渠先生始言氣質之性前篇粗已解說明道先生論性篇首登

近思錄爲道體標準故復取而釋之且分析其異經之故明道體無歧出也二程子向來合稱爲其道同然說亦各異故伊川先生性理別解於後

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張子而明道先生亦言氣稟之性氣
稟云者吾氣質所稟受也性卽天命之性明道說曰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嘗採入孟子集註復有解云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義理之同蒙舊作呻吟語記疑亦嘗疏證其說矣別有論性一篇編近思錄中朱子答門人問幾於句句有說然其文開闔變動有難有解非講義字字平實者比執句請問未能通其意也論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朱子曰猶云理當如此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說性

十 漱琴仙館

蒙按此段凡三難三解告子語非中正褒然首稱便是一難而性卽氣三句解之氣稟理有善惡又一難然不是性四句解之善惡皆謂之性又一難蓋生之謂性四句解之後難卽從前解轉出而一轉一深大意蓋謂人生而後有性之名生者理氣合一之謂也氣有純駁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皆氣也性雜於氣亦謂之惡其實已不是性也自近思錄註本誤截蓋生之謂性四句并入後段遂使第三節有難無解由不諳文義故也又曰凡人說性止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

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

日遠近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

夾習說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

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止是元初

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

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

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

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蒙按此大半篇再將前義從頭提起

而總爲一難一解自凡人說性至澄治之功是難故用力

說性二漱琴仙館

敏勇以下是解難則極其流之濁解仍復乎源之清我無

加損數語并爲篇首理有善惡句解鈴而解益圓大意蓋

謂人皆知性善之說出於孟子不知孟子所言止是繼之

之善未及乎成之之性也伊川謂孟子所言是極本窮源之性亦此意夫兩間

繼之之善自然流行而賦於人猶水流而就下也但一合於氣而

成性便如水之流清流濁雖就下依然皆水也而渣滓不免

矣故惟聖人之性方可云善流而至海終無所汗下此無論流失遠

近有流而未遠並須人力澄治而不能以生來之性爲善不可

以濁者不爲水蓋謂性爲善必如水之清而後可氣中之理焉得

清也雖然元初水本無濁元初性本無惡果其澄治得力

則氣質化而成性之中渾然一繼之之善矣此理原於天命順而循之卽爲道正爲氣稟不齊故聖人修之爲教使澄治而自得其性氣稟理當有善惡修道之教亦理當有此品節聖人參贊化育並不以己意與其間也細繹全篇叢然自成名理第孟子卽性言善與湯誥繫辭烝民之詩皆合蓋人惟具此實理故愛親敬兄不學而能惻隱羞惡隨感而發成之之性有易於此者乎明道謂其止是說繼之者善似非孟子正解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卽繼善成性之義明道乃言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此理天命也云云似以性不專是理非天命之謂又與述說性

十一 漱琴仙館

聖歧出獨於告子語潤色完密若加意焉

朱子曰程先生之意亦是認告

子語脈小差又曰程子說得亦未盡生之謂氣生之理爲性

夫明道大儒卽欲持論何

至舍堂堂正正而以偏師入蒙反復思之而知其意在闢佛也佛言覺性歷劫不滅故明道著生言性以爲未有生時其理在天無所謂性也達摩答人問佛法曰性善便是故明道合氣言性而以爲性不皆善須人力澄治也旣以告子語正佛說又以經義正告子故雖借端發難而終以元初本善澄治之後復歸於善明天人交際之理而爲全篇歸宿其言非思孟之言其心固思孟之心也蒙竊有疑者釋氏謂天地幻妄吾性獨真正須以中庸天命之性糾

之人是天地所生性卽天理所賦明道引中庸乃說似天命之謂理率理之謂道而性則著各人氣稟言是天命與性仍分爲二恐無以勝彼覺性之說也釋氏慈悲乃惻隱之似而絕無羞惡辭讓是非則善其所善正須以孟子之言性善糾之明道乃以善爲性之上源而性乃其流則善與性又分兩截而見在之四端不明恐無以別彼說性善之似也且以儒術論其流弊亦不免朱子嘗糾胡氏本然之性不與惡對之說以爲如此則成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今觀此論旣曰生之謂性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又曰不是性中元有善與惡相對雖

說性

三 漱琴仙館

朱子無辭其與糾胡氏者亦復何異蓋胡氏之說由龜山聞之東林常總而龜山實程門高弟源遠未分亦其發源處小有歧指未可便與經義並行也伊川先生言性最純性卽理也一語朱子旣特揭之爲千古定本近思錄又載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穀矣蒙按伊川此論舉明道所謂不容說者而實著其理可謂筆補造化性中五德從其旣發名之如喜怒哀樂未發之義也未發中有五德

故乍感時有四端四端之發於心是情四端之動以天是性性非有物而不可以虛言理實故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更發其蘊曰其本也真而靜真卽天性之誠靜中太極也一直之本涵爲五德播爲五常徵爲五事而一以情之喜怒哀樂爲之用故喜怒哀樂中節卽仁義禮智信之當然也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見也卽貌言視聽思之恭從明聰睿也卽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親義序別信也性無微而不彰情無用而非體中庸言大本達道必以喜怒哀樂爲程非是則性不可得而狀也孟子言情可爲善而厯舉惻隱羞惡之心懿德之好驗之非是

說性

十四 漱琴仙館

則情之可爲善亦不可得而明也故離情言性則疑於虛遠而無以見天命之正離性言情亦失其真宰而或蕩於物感之邪性發爲情已涉人事不能保其終善然畢竟從理則安從欲則危平旦清明好惡不遠也情感於物半雜嗜欲又安保其不邪然畢竟有感斯有應有物斯有感人之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周子太極圖說言形旣生矣神旣發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感便是物動便是情又通書言誠無爲幾善惡誠卽真無爲卽靜感動卽幾善卽其率性之情惡卽其逐物之情也伊川依師說補明情物兩義爲讀圖說者別正疑似尤極周密其不言率性之情

而專言物感之情則以顏子四勿義在制外養中故從其所重以爲言耳論孟集註所錄二程性說若性相近兩章道性善章性無善章前一條皆伊川語而性無善章總註有云孟子言才專指其發於性者程子言才專指其稟於氣者二說各有所當以事理攷之程子爲密蒙竊意小程之說實密於大程明道以元初之善不容說而以有善有不善言性伊川則謂性無不善而以有善有不善言才其旨因已別矣若夫才之發於性與稟於氣雖或意有偏注而義實相通才降自天良知良能與知與能固其善處卽知覺運動亦與犬牛有別蓋雖出於氣而理卽行乎其中

說性

五

漱琴仙館

不當與知能之善劃分爲二也情旣可以爲善則才必可以爲善才是人之靈明發用處謂之天降者以其根於性而發於情也降才非殊卽良知良能與知與能之謂也自才失其養而靈明轉爲機變於是有多暴梏亡去人道倍蓰無筭而卽於禽獸者是不但不當罪性并不當罪氣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伊川易傳論才有下愚之不移而其所謂下愚乃卽自暴自棄之人則所謂才有下愚者猶云才有自暴自棄與孟子意正合性無善章解義先明理氣之辨而仍責以自暴自棄亦與本義不殊然蒙以爲孟子論才實密於伊川而讀者不覺也孟子言降才非殊而

導以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是隱含氣稟不齊之等而
顯誘以知能同具之良兩義以一貫出之使爲不善者更
不得藉口昏愚以自解免則宋儒特補之氣質實孟子語
中消融之渣滓也伊川剖析言之使表裏俱澈於訓義不
爲不詳然氣質之說明足使有志之士已百已千以蘄於
變化亦或使爲不善者遂泯愧恥而以爲吾生才固然故
稟氣受形之辨密一地卽於聖賢覺世牖民之旨疎一地
旣原其才之有不善又責其爲不善而以爲自暴自棄其
勸懲之道亦迂一地蒙故謂氣質之說補亦可不補亦可
氣質負性而生與性相關而不能與性相亂雖其所稟時
說性

有昏濁然聖賢說愚說困說凡民總不肯作驚人語而說
有惡豈不以惡名易混在立言者不過生質不美之意而
誤聽者或疑有生性不善之實則性理不明而聖人修道
之教反若強以所本無而不能人不如渾含之無弊也朱
子嘗曰凡古聖賢說性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
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
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
非虛語也似此立言氣質二字正亦無可著處此儒者之
學所以高出文章訓詁而與聖賢爲一也蒙初意不欲深
辯及此然自讀孟註以來蓄疑已久無妨寫出俟有道君

子就正焉道光癸卯嘉平山陰後學高驥雲謹記

自跋

朱子嘗言百家紛紛止是不識性字又言性非有物止是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是知諸家言性不同乃其意中所見性字不同故耳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朱子謂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說盡云者明此外更無性非專以訓義的確而傳以重名也其兼氣質言性特於性字上加氣質二字以辨其智愚非於性字外別標氣質之性四字以消其善惡也中庸章句序曰人說性

七 漱琴仙館

莫不有是形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夫道心不遺於下愚則所謂氣質之性非別成一性可知人心不能累上智則庸愚縱欲之漸由其不自慎習又可知矣

程子曰人雖至靈卻斷喪處極多止有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

也南軒張氏曰習者積習而致也觀此二說可知一交人事便是習始

後儒習聞性之爲理

而不察宋儒所言氣質但主生初稟受而誤以後來人事習成者認作氣質之性於是乎降衷之性之外遂判然標一氣質之性而性分爲二矣夫氣質不可謂性朱子且歷辯之今更混之以習而強名曰氣質之性則不特性非其性卽其所謂氣質亦並非氣質之本然蒙所以讀呻吟語

而不能無疑也虞書言道心中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善
即中也天地生人各無不足之理非爲詰難告子矯執性
善也若程子性論之述告子則正爲闕佛而設而非真以
異說爲可宗講學家輕量孟子而於程子有爲之言反若
以大中至正奉之是兩失也朱子論告子病根在生之謂
性一章程子豈見不及此而反加稱述可知其意別有在
矣蒙於性學本無所得第以朱子之論攷之而知性之與
氣雖合而仍分氣之與習相緣而易雜然氣質不過負性
之具而習乃斷性之機不先嚴乎氣質之辨則以習乘氣
卽以氣習亂性氣質二字轉若爲混淆性習之階梯而性
說性

大
漱琴仙館

字不可復識矣不揣固陋復疏二程性理一篇并前說呻
吟語四則雜記四則錄成一卷而間一示人老友宗滌甫
七兄以爲翻異先正學案非理之宜君子愛人以德所當
佩也蒙因性不可以空言說故借端以析其理雖有異同
實非攻難聊復存橐而自解之甲辰嘉平立春日書
康熙朝最重理學崇祀朱子躋之十哲試士則以性理及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命題作論其時李安溪提唱於上陸
平湖諸儒講明於下宋學之盛千載一時乾隆朝紀河間
以其博識撰四庫提要欲持漢宋之平每舉宋學率以心
性理氣四字概之風氣一變矣夫氣質之義自是確實而

不可重發重發則必別乎性之本然而偏於惡未有不混習者也氣質之性之事不可作直下看朱子註性相近章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下接氣質之性句分明是兼氣質之性五字語意若認作氣質底性未有不說成兩性者也說成兩性而所謂氣質之性又混習於中而不知則歧中又歧性習之界一任蕩然故氣質之性之說爲別異覺性則是說經則有流弊也若夫心本氣質所成而爲有形之體性則其無形之理而主宰於中存性則爲道心離性卽是人心理氣之界誠不可不辨然如沙隨先生言道心者義理之性人心者氣質之性則未知道心止此一性

說性

九 漱琴仙館

人心乃血氣用事不可謂之性也蓋道心者義理之心人心者血氣之心血氣待養而有欲人心所以可危然赤子飢食倦眠人心不爲害聖人食時用禮人心亦不爲害無他赤子無習聖人習善也庸人入世態中從流忘反卽以人心論亦是輾轉陷溺可已不已況所謂人心者原卽此負性之心非有二物幼時性在心故知能皆良長而心背性故梏之反覆背去之機轉移有漸皆習之爲也諸家多言理氣而不別習至人心之危尤毅然言氣而不疑庸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彼積數十年人事結成意見雖切已驗取亦已是習後之心難論初體會見先儒有疑孟子之

言陷溺者蔽卽坐此此中消息真難一言盡也前跋旣竟
偶復有見卽書於後

致滌甫同年書

附

滌甫長兄閣下昨將說性補完謹復求教過目時有所不
然幸卽時加墨若待作大篇見寵則檢勘或不能詳蔽虧
之處終恐不自覺也前辱見與謂其說自勝前人私心內
忖又若不安敢抒其未盡復陳左右古所謂性自湯誥至
庸孟皆一理相承告子雖雜孟子正之矣荀楊韓三家雖
雜而世不以爲宗自北宋諸子標立名目爲性字別開一
境界而其義遂分周子說五性者二性似有十程子著生

說性

三

漱琴仙館

言性至證以俗語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之類皆非古聖昔
賢所謂之性旣多其名則善惡雜糅亦無怪矣原其意都
止爲別異佛氏覺性而不明言及朱子表章前哲可明言
矣而朱子闢佛尤銳恐一說破則後學以爲此有爲之言
而疑信將半故復作近思錄首輯周子及明道論性一卷
標作道體意欲使天下後世信爲實然而於氣中觀性則
佛說不攻自破矣惜其與經傳舊義不無出入故答問至
難言處嘗說明道之言高遠宏闊若拘其方而論則不可
通者不但此句云云

答歐陽希遜嚴時亨問止是說繼
之者善也孟子道性善是也二語蓋

會心人少權宜立說亦不得已苦心但例以四書大註則

主客分明不待辯矣雲竊謂合氣言性何如合倫物言性
異教脫離人事其所謂性乃懸虛無著之物以綱常實理
正之彼自遁化外矣若儘說氣質之性之惡而自貶性善
舊義以絕彼影附是本然之四德置而不言而血氣之妄
動乃反屬之性陸平湖所以病人錯看氣質之性爲性至
與功利虛無之道異端曲學之教同類共譏其未足埽除
二氏亦略可見矣昔孟子第三篇始提性善卽以稱堯舜
實之若逆知後世有疑其偏詰告子而於發端先揭本旨
者第七篇歸到反經而以爲經正民興斯無邪慝若逆慮
後之君子有舍經立說未足以勝邪慝而并於篇終指授

說性

三 漱琴仙館

正鵠者雲自少讀經先入爲主又頗知宋儒立言有故而
欲使會於同說性一編所以不用講家舊說而實非翻案
爭勝之心第彼疑不析則此意不明辨較微茫剖別疑似
立言之體亦不得已焉耳往月有客見問論語相近不移
果皆善否曰皆善善則何以不一曰智愚不同也據下節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可知上節性字統凡爲智愚而言據
下節註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又可知此性字并上智
下愚亦統其中夫以智愚之等不齊如此而性無不近者
善故也繫辭言成性有仁智百姓之殊此一言蔽之曰近
論語其綱繫辭其目也上智卽成性之渾全下愚卽百姓

吾友高子逸軼因讀禪吟語之言氣質之性而有疑焉作
記疑復循流溯源讀周張二程諸子之言性而有辯焉作
雜記作二程性理疏復前後自跋二通與余論性書一通
凡三閱歲始錄成卷而自題曰說性其說以理欲判天人
以天人別性習以氣質爲形下之粗負性而生動便之習
故惡皆歸習性獨主理又有美惡善惡之別謂質止不美
習乃有不善其融合先儒粹義而慎思明辯可謂密且精
矣每一稟出必示余自以執見懼偏冀有所匡益余雖不
足以知性重違其見質之虛懷能不勉疏所見乎竊嘗思
天地至純之氣惟有一中人得受之以生而異於萬物性
說性

三
漱琴仙館

者中之靈善者中之體從其稟受而言謂之命從其發舒
而言謂之情從其鼓動而言謂之才從其存主而言謂之
心從其明析而言謂之理從其周流而言謂之道惟大氣
旋運無心與魂魄相灌輸其受中也有厚薄而五行殺雜
不齊之氣紛然起而糅之大本固同其至純餘氣或逢其
偏駁此時人事未交不得以爲習也繼之之善稍不逮而
性不能渾然以成者氣之病也然則駁固氣也純亦氣也
因其純而美之乃得名爲性云爾孟子之言性從其同受
之本純者推之周子之言性從其相錯之不齊者別之明
道之言性從其純駁之際窮之伊川之言性從其純駁之

元攝之朱子集羣說之成而以伊川爲準的懼研微探遠
異說多歧故人生以上不復說而性專屬理解理不能有
不善氣不能盡善後儒乃截分理氣而性遂二之其實性
但當訓中理則性之見端如旨縈然氣兼純駁理亦兼精
疏至於中而始至善是故易繫言窮理而後盡性姚江形
容心體曰無善無惡實不過重提此中蓋最先之覺本止
如此心體實性體也非後覺之已覺者往往不足以與此
則必從孝弟同然處疏導之以漸明其本體之良而爲補
中方藥其尊性與宋大儒脗合若莊生告子一切欲任其
自然而無事於率修自與孔孟輔世之指殊矣夫孔子因

說性

言 漱琴仙館

性之難言而罕言知後世必致疑於性與氣而不肯輕斷
但渾而融之曰相近相近者受中之同與稟氣之異義蘊
無不包也若夫習與性相表裏凡習皆根於性之氣氣純
則習易趨於正氣駁則習易觸於邪善者助性而性成不
善者任性而性戾謂必罪習而原性乃可勸善以懲非則
將以無知之知爲性以有知之知爲習性從不受過而習
從不受功恐卓識雖不可移而於情事或有未盡易曰水
流溼火就燥水火性也燥溼習也理有相因可以罕譬此
愚者所臆測而未敢以爲信者幸足下更教之慨自世俗
之學鮮言向上一義足下獨勲勲於此日修月攷多所聞

明非求勝於前人實能辨其真是吾鄉道緒殆將復顯誠由性理而力踐乎性功是編其進道之梯矣欣喜佩服積於寤寐良臯望遠跋而莫能已云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乙卯年愚兄宗稷辰謹書後

附註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所述姚江語也姚江標良知之旨慮學者玩弄光景不實用爲善去惡工夫故復合動靜知行言之使切已體驗其無善無惡一語非異學虛無之無乃端倪未兆之無也姚江嘗言良知者心之本體又言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可

說性

五 漱琴仙館

知無善無惡之體正如明鏡涵虛中無好醜形象而鑒別好醜之用存天地萬物未交則是非無朕而爲無善無惡之心體天地萬物感而意動則善惡有端而自具知善知惡之良知卽心體之靈明而發於性者當其念頭未動善惡未兆而知善知惡之靈明白具於未發之先則所謂無善者動念之善而未嘗無善者良知之本善故不可以異學虛無病無善無惡一語也諸儒見釋氏有不思善不思惡之說若爲姚江疑似不知彼教於不思善不思惡之先講參悟姚江提良知乃教人於知善知惡時實用爲善去惡工夫特以心之靜虛發

端意之感動立案周子有言靜無而動有動靜交養知行合一正足杜學者玩弄虛景之弊故此四句雖姚江未經載筆龍溪自非妄傳惟所演四無之說則別啟宗風恐或是謬託師評以自高異孫夏峯謂龍溪以傳陽明者失陽明非誣也戴山以無善無惡之語終留一間故易其說曰無善而至善心之體梨洲解無善無惡是指善念惡念非謂性無善無惡則又別異告子而絕意外之疑今滌翁乃云無善無惡是形容心體之中且以爲卽性體何也蓋良知有已發必先有未發未發之良知無知之用有知之體此所謂最先之覺而屬之性告

說性

美 漱琴仙館

子言性無善無不善龍溪言無知之知則體寂皆說他本來無是故滌翁入其中而破之先覺後覺亦略仿龍溪上根中根次第龍溪言上根之人證無滌翁言先覺言中龍溪言中根之人從意有善惡處著工夫滌翁言從孝弟疏導篤實純正其於姚江本旨亦有所裨補惟專以孝弟爲疏導後覺之事則似先覺超悟迥出乎孝弟之上而語有滲漏夫一中未發有理無爲孝弟之道正聖人所以踐形而盡性若先覺不主倫常而徒於無善無惡之中證心性最先之覺則亦佛氏談空說覺之流安在其爲人倫之至也龍溪四無旣謬則所立上根

名色自然亦應掃去滌翁破之不盡已不覺小受其蔽
此附註所以不可少也龍溪說四無卽其所以說天命
之性粹然至善處誠不知渠意云何若雲之發明性善
前主孟子之說四端後主朱子之說綱常是有善之善
非無善之善是知愛知敬之善非無心無知之善滌翁
乃言謂必罪習而原性乃可勸善以懲非則將以無知
之知爲性云云據此流弊則上句原性性字自然是四
無頓悟之性非四端綱常之性矣滌翁借題發揮雲何
妨爲鄉先生任過惟此編意在明經雖宋五子舊義亦
慎擇而從未可以末學逃虛誣及古聖昔賢性善至教

說性

三 漱琴仙館

此附註又不可少也雲爲發明性善故辨習惡爲多蓋
舉講家所歸惡於性者而別白之其於習善則善之義
勢自不能兼及滌翁則意重習善嘗以琢玉爲喻故曰
習與性相表裏中材之人性尠渾全習又早入雖有良
知蔽虧已多故必習善乃能見善龜山云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家忠憲自云丙午方實信性善之旨一公
皆甘苦之言也時文口頭爛語旣於身心絕無體驗講
學家稍事體驗又偏執意見而以爲性善在是陽儒陰
釋流弊滋甚由其信道不篤知有善而不知所以善也
滌翁補出習善之義於性理深有裨益學者所當著眼

此附註又不可少也其餘大義數十綜宋儒之要而自成條理末復有性功之勛踟躕戰汗不復敢下筆矣
雲謹註

啟幼時卽聞家君述先祖吏部公邃深性理居常以尊性慎習提策後進多所成就惟不事著述嘗言性理在六經發明自朱子六經朱子之理皆吾性理吾學之而已啟不逮事先祖每承嚴命讀六經朱子書穆然見先祖心傳之正今得逸楓高先生說性一編以六經朱子之理融貫前宋五子而別正後來之疑似則自有朱子書又曷可無此說也先生語予此說爲辯習而作夫人以理成性其發爲說性

天 漱琴仙館

仁義禮智之德以氣質成形其究爲血氣之軀性與氣質天之事仁義之充血氣之動人之事天事屬性人事屬習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習惡則惡也程子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習善則善也俗學析理多疎而以氣介性習間寢失伊雜本義吾非能知性吾別習使毋混性乃以爲說性云爾啟得聞緒論還證是書益歎其言有物而適合於吾之祖授乃請於先生錄付劖劂以嘉惠來學樂亭慎甫兩弟在門牆同校字焉先生與吾師躬恥子以學問相勸切不爲苟同而心源契合非外人所知吾師已書後謹復綴言於末道光丙午夏閏日 白山後學長啟跋

四德之性聖賢不易之訓也庸人皆有是性而不知乃別以其血氣心知而稱爲性若管子民有淫行邪性晉語膏梁之性之類習俗沿訛其來亦久矣樂記旣言人生而靜天之性又言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自是凡俗之詞孟子曰目耳鼻四肢之性亦似以俗有此語故別白之而曰君子不謂性君子不謂性則謂此爲性者非庸人卽異端矣恆性發自湯誥其後戡黎言不虞天性易言各正性命繼善成性成性存存盡性至命記言天命之性誠明之性尊德性至誠盡性及語孟孝經性與天道君子所性父子天性之類皆主理未有以血氣心知目耳鼻爲性者六禮

說性

一元 漱琴仙館

節性品節之義動心忍性貞固之義皆性功所當盡惟習與性成則習成之性當別論耳愚竊意血氣心知口目耳鼻等語旣見記錄告荀又復啾啾或竟與指出以明言性之雜先由俗語傳訛亦足以昭晰疑似而正性字名義惜乎聖人所謂性至孟子而絕筆俗語所謂性則稱說至今如光武謂高獲宜改常性李廣天性善射唐太宗選貴游子弟有字性者入宏文館學書沈約論劉伶酒性旣深王建詩未諳姑食性以及肝性脾性縱性任性之類凡口說所及皆主血氣心知而聖人所謂性轉爲二氏借用故宋五子力主氣質甯兼血氣心知而統以性名不欲昌言性

善使外教得以影附晚明心學盛行陽儒而陰墨沙隨先生復重言氣此皆中流柱石有功正學雖間以習混氣而同一澄治於復性之義固無違焉驥雲迂執之見曾作說性辨析過嚴茲荷良朋付雕謹辭不獲因推俗語所以異經之由宋明賢儒所以立言之故少自補救且以彌缺畧云丙午七月雕竣驥雲又書

說性

辛

漱琴仙館



云丙午七月雕竣驥雲又書

此之由來... 立言之故... 少自補救... 且以彌缺畧... 云丙午七月雕竣驥雲又書

考禮

浙東山陰高驥雲臺

親親之殺莫明於服制此條教所必先也天經地義互古不易惟古有尊降厭降殤禮今所損古無為高祖為高曾祖承重為養母養父為嫁母為兄弟之妻今所益古為母為生母無斬衰為舅姑齊期為適婦庶婦大小功為會祖三月為庶母為舅為甥總麻今因中有益為長子三年今因中有損至若子為本生女為本宗婦為夫親一切降服報服今由經禮推出者皆益也實皆因也聖人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大清通禮猶古周禮聖人復起無以易也 孝治方隆事關名義者皆取則於是予甫學製不可無錄作考禮

斬衰三年者百日薙髮士子輟考仕者解任

子為父母為繼母 子之妻同

庶子為嫡母為所生母為慈母

妾子無母父命他妾養之者

庶子

考禮

之妻同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為人後者之妻同

女在室及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為父母

嫡孫承重為祖父母祖在為祖母服同 若祖父俱亡

為高曾祖後者同 承重者之妻同

為人後者承重為所後祖父母 承重者之妻同

妻為夫 妾為家長

按古有心喪之孝故父在為母期而父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志也後世孝慈道衰惟衰麻為節故屈厭之禮不可復行為母三年非古殺而今隆時使然也禮不貳斬蓋以人無二本同一代者不能貳如為所後父母斬即為本生父母降也不同代者不為貳如儀禮為父斬為長子亦斬也婦人

一 漱琴仙館

已嫁從夫故移為父之服於夫然父母舅姑同一代理應移服舅姑而自為其夫三年此則今制明備有加於古者也禮言嫡子不得後大宗蓋古者小宗嫡子亦自後其宗若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繼今制但令昭穆相當而伯仲嫡庶無明文似從民便

齊衰杖期者兩月後薙髮

嫡子眾子為庶母

謂父妾有子者

嫡子眾子之妻同

按儀禮丈夫子女子皆子也故庶母但註有子女亦子也考

通禮間存古義大清律禮部例

並載庶母父妾有子女者二書修定在通禮後當從之

又按嫡子謂嫡長子嫡之次三及庶子皆謂之眾子猶古稱支子也禮重嫡庶故承重先嫡孫無則嫡曾孫又無則次嫡子孫又無則庶長子孫

子為嫁母

親生母父卒而改嫁者

為出母

親生母為父所出者

考禮

夫為妻

按大清律禮部例並註父母在不杖

齊衰不杖期者兩月後薙髮

為改嫁繼母

謂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若不從則無服

為同居繼父

謂父卒從母嫁兩無大功以上親嫁母夫又為之立廟祀先者

按大清律禮部例但載為同居繼父兩無大功以上親者立廟乃古義不必實有其事

為養母撫同宗及三歲下遺棄子者 若三歲下遺棄

子不知本宗即從所養姓應考出仕者為養父母之服

同 並令輟考解任

按元典章三父今仍其二曰同居繼父曰不同居繼父復益以養父為三元典章八母曰嫡母曰繼母曰養母曰慈母曰嫁母曰出母曰庶母曰乳母今並仍之而以從改嫁繼母益為九母諸服並見

儀禮惟養父母無文養母一頂本為寡獨窮養
子待老者設亦有幼孩失母見無於族母者係從
慈母例推故典章有養母而無養父其服本三年
今改期年若其子於養母有犯仍照親母問擬見
刑案養父本無服制今為從姓出仕者設亦有民
間抱養遺棄不知本姓者之服儀禮雖無親母同
育並重見禮部例嫁母之服繼母有服親母可知
居繼父有服嫁母不註己從嫁則
惟今禮為嫁母期不註己從嫁則
是在家之子其報本視古為厚

父母 又按大清律子為養母三年子之妻同 通禮
改子服期年而子妻無文愚意可照為夫本生母

大功另有考錄後

又按出繼子為所後父母三年故於本生父母降
服期年養子異姓不得為人後仍為所生父母三
年見禮部例其不
知本姓者無論

為伯叔父母及姑在室者

考禮

三 漱琴仙館

為兄弟及姊妹在室者

為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為子之為人後者

祖為嫡孫

父母為嫡長子眾子及嫡長子之妻 為女在室者

繼母為長子眾子

孫為祖父母 孫女在室出嫁同

庶孫為生祖母 若父先卒無與父同母之伯叔者
為生祖母持服同並令輟考解任

按禮部例載生庶祖母病故時其父先故別無父
同母之伯叔已於生庶祖母為長孫者無論嫡祖
母是否現在概令治喪一年據此則已為生庶祖
母次孫者雖無與父同母之伯叔止應持服毋庸

輟考解任惟長孫亦先故則應次孫治喪輟考解任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

並令輟考解任

庶子為人後者為本生生母

並令輟考解任

按丁父母憂以聞訃日為始守制二十七月丁降服憂以見喪日為始治喪一年俱不計閏若遇閏月丁憂以下月初一日為始

女出嫁為父母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

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

考禮

四 漱琴仙館

婦為夫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妾為家長之父母家長之妻家長之長子眾子與其所生子

生子

按儀禮喪服齊期內載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等語則君字作家長解自確此條亦古禮也又儀禮載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並大功今庶子改期年而女子子無文從宜可也又儀禮有為貴妾服妾為其父母兄弟從今並無是蓋古大夫妾即娣姪今出身不同矣惟家禮有妾為其父母期服亦尚可從宜

又按通禮載嫡子眾子為庶母杖期有報嫡婦眾婦為夫之庶母期嫡孫眾孫為庶祖母小功報並無文非無報也母為嫡眾子報庶母亦報期則其為諸婦諸孫報即在母反服中可知矣至妾於所出子孫原以正親論雖至會元並從嫡服通禮自會祖以上不復立生母名目蓋非所生已

無服所生即高曾
正親毋庸另條矣
或問爲所生服至高曾亦有說乎曰今禮爲庶母
服加隆非復古經之舊然服必至總乃窮猶夫古
也庶子爲生母三年爲生祖母若爲生高曾祖
母無服則報本之服絕於期年無是理也庶母爲
其子期爲其孫大功若爲其會元無服則反服絕
於大功亦無是理也且其爲生母生祖母斬齊爲
所出子孫期功並如嫡禮則爲高曾爲會元又何
必別於正嫡而另著明條子恐讀者不察遂疑爲
無服故發明之
非別有說也

齊衰五月者踰月薙髮

孫及女孫

在室出嫁同

爲曾祖父母

按儀禮爲會祖齊衰三月而不言高祖其服同也
今特制齊衰五月爲會祖而三月專爲高祖儀禮
爲會孫總麻而不及元孫其反服亦同
也今仍古禮而特爲降服會孫報小功

考禮

五 漱琴仙館

齊衰三月者踰旬薙髮

孫及女孫

在室出嫁同

爲高祖父母

爲不同居繼父

謂先同居後異居者若未嘗同居則無服

爲同居繼父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按繼父三項服制並循儀禮之舊無可議者家禮
有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小功服今服制無是惟作
奸科罪照同宗總麻親例見 大清律愚意繼父
服制不過三月則推及其子女亦止合總麻但非
正服不必擬定果
有恩誼從宜可也

大功九月者踰月薙髮

爲從兄弟及從姊妹在室者

爲姑及姊妹適人者

爲兄弟之爲人後者

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爲父之兄弟爲人後者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

若所後同祖者仍從本服餘仿此

爲本生伯叔父母

爲本生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

爲本生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祖爲眾孫及孫女在室者

祖母爲嫡孫眾孫及孫女在室者爲孫之爲人後者

生祖母爲庶孫同

考禮

父母爲眾子婦及女之適人者

伯叔父母爲從子婦及兄弟之女適人者

婦爲夫祖父母伯叔父母

爲人後者之妻爲夫之本生父母

其於夫之本生餘親則各從本服悉降一

等報亦如之

按婦爲夫之本生親一切降服及所親報服禮但舉此條見例不復開列然謂各從本服悉降

一等則婦爲舅姑斬衰爲本生舅姑大功已降二等矣蓋婦服有降於夫一等者有自降本服一等

者爲夫本生父母降於夫一等爲夫本生餘親婦自降本服一等此條正文分註各自爲例須分別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

爲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

爲本宗姑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凡在室之女與男子同後仿此

小功五月者踰月薙髮

爲伯叔祖父母

爲從伯叔父母及從姊妹適人者

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爲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祖之姊妹在室者

爲父從姊妹在室者

爲兄弟之妻

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考禮

爲從兄弟之爲人後者

爲外祖父母

爲母之兄弟及母之姊妹

爲姊妹之子及女在室者

按此條即母舅母姨爲甥及甥女報服也婦人爲所親服皆另條惟母姨報服與母舅并爲一條且不分已嫁未嫁故大清律於本宗及夫族服圖兩無所屬閱者須知之

又按儀禮爲外祖父母小功報總麻爲從母小功爲舅總麻報並如所服庶子君母在爲君母黨服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其母黨服爲人後者爲所後母黨服並同大清律又增爲在堂繼母黨服庶子爲在堂繼母黨服謂之六項並小功其報則外祖父母仍總從母及舅並如所服姑舅兩姨兄弟姊妹並服總麻六項之外又有本生母黨服降一等見大清律本生外祖父母從母及舅並總麻

表兄弟姊妹無可降則無服矣出母之父母無服
儀禮有明文今不復設嫁母之父母今亦不見服

制則舅姨以下皆無服矣庶子爲其

母黨服亦令別異賤族服制無濫

又按儀禮載婦爲夫之諸祖父母總麻謂夫之伯

叔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大清律載婦爲夫之小

功服外姻親屬總麻謂夫之外祖父母從母及舅

也婦爲夫外祖父母總乃古今通服夫之從母及

舅亦小功外姻

有總服並須補

嫡孫眾孫爲庶祖母

祖爲嫡孫之婦

爲人後者爲本生曾祖父母

若所後同曾祖者仍從本服餘仿此

爲本生姑姊妹適人者

爲本生從兄弟及從姊妹在室者

考禮

爲本生兄弟之子婦及兄弟之女適人者

婦爲夫之姑姊妹

按大清律禮部例並註在室出嫁同

兄弟及兄弟之

妻

爲夫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夫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爲夫之伯叔爲人後者

女出嫁爲本宗姊妹適人者

爲本宗從兄弟及從姊妹在室者

爲本宗伯叔兄弟及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曾祖父母爲曾孫之爲人後者

妾生有子者爲家長之祖父母

總麻三月者踰旬薙髮

爲乳母

按禮部例乳母註云謂父妾乳哺己者蓋妾有生
子女不育適因他子待乳而爲之母者有生無育
不可謂庶母他子非無母不可謂慈母有乳哺恩
亦不可仍謂之父妾故謂之乳母使持服三月舊
說糾紛並失制作之意子另有辯

爲曾祖兄弟及曾祖兄弟之妻

爲祖從兄弟及祖從兄弟之妻

爲父再從兄弟及父再從兄弟之妻

爲三從兄弟

考禮

九
漱琴仙館

爲曾祖之姊妹祖之從姊妹父之再從姊妹及己之三
從姊妹在室者

爲祖之姊妹父之從姊妹及己之再從姊妹適人者

爲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從兄弟之女適人者

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

爲從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爲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在室者

爲伯叔祖從伯叔再從兄弟爲人後者

爲兄弟之孫從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爲母之兄弟爲人後者

爲姊妹之子爲人後者

按此條母舅報服亦兼母姨在內觀後爲本生母之父母及兄弟姊妹一條知其有服必有報也

爲父姊妹之子

爲母兄弟姊妹之子

按禮部例此條下註子爲繼母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姑舅兩姨兄弟姊妹服亦同亦同云者謂同於親生母黨也考大清律六項內有庶子爲嫡母繼母生母黨服嫡繼論現在生母別族屬又須別庶子爲父後與否雖爲三母之父母服亦參酌從宜故舅姨及表兄弟姊妹無定服也嫡子於繼母黨亦論現在據大清律載爲在堂繼母之父母則繼母不在堂即應別論而舅姨及表兄弟姊妹俱無定服可知蓋六項母黨內有定服者止親生母黨及爲所後母黨二項而已

考禮

十 漱琴仙館

又按大清律外祖父母條下有姑舅兩姨兄弟姊妹服禮部例亦載此文可知舅姨表姊妹有總麻服通禮所載爲母兄弟姊妹之子亦似兼丈夫子女子子言也

爲妻之父母

爲女之夫女之子若女

爲女之子爲人後者

爲從兄弟之妻

爲從兄弟子之妻

爲兄弟孫之妻

爲人後者爲本生高祖父母

若所後同高祖者仍從本服餘仿此

爲本生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

爲本生從伯叔父母及從姑在室者

爲本生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爲本生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本生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爲本生兄弟之妻

爲本生母之父母及兄弟姊妹

按大清律載爲本生母之親屬降服一等與通禮合禮部例載爲本生母之父母小功似悞

爲本生姊妹之子及女在室者

祖爲衆孫婦 祖母爲嫡孫婦衆孫婦

曾祖父母爲曾孫曾孫女

考禮

高祖父母爲元孫元孫女 爲元孫之爲人後者

婦爲夫之高曾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祖父母及夫祖姑在室者

爲夫之從伯叔父母及夫從姑在室者

爲夫之從兄弟姊妹 在室出 及從兄弟之妻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爲夫從兄弟子之妻及從兄弟之女適人者

爲夫從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爲夫兄弟孫之妻及兄弟之孫女適人者

爲夫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女在室者

爲夫之兄弟爲人後者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

爲本宗從伯叔父母及從姑在室者

爲本宗從兄弟之爲人後者從姊妹之適人者

爲本宗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子爲父母改葬

既葬除之妻爲夫孫爲祖後並同

右服制八項凡百三十條悉照大清通禮開列原註二十一處今據大清律禮部例補註二處

並附行間拙按則另行低格細書綴各條後總期發明禮意使人人共曉爲道紀明而親誼篤不專

爲持服起見也通禮爲道光四年頒行道光九年復有兼祧服制之議二十一年復有獨孫兼

承祖重之議并記於後

考禮

獨子兼祧兩房者

爲大宗父母斬衰三年小宗父母齊衰期年若兩房俱

屬小宗則爲所生三年兼祧期年有先經出繼治喪三年者後仍兼祧本生

止服期年

獨子之子分承兩祖同爲其父三年各爲其祖期年若

承重亦各三年獨子之子若係獨孫兼承祖重應分別三年期年如獨子兼祧之服凡兼祧兼

承重並令輟考解任平日應試三代應填其服三年者

獨子爲兩房期功餘親並如親子獨子之子照出繼子

例爲本生餘親降服一等獨子之孫各論所後宗支親

屬服制

按先出繼後兼祧一條爲同屬小宗者言之若大宗以次子後小宗業爲持服三年而大宗長子旋殤仍令兼祧者將亦持不貳斬之義乎抑以大宗爲重再服三年乎愚竊意古禮不貳斬乃人生一本之義然亦有貳而不貳者如孤女先爲父母三年及適人又爲舅姑及夫三年並以先服三年爲貳斬也又如孤子已爲父母三年後以別房無嗣族議應繼則於所生父母仍爲降服子視孤女之先爲父母三年後爲舅姑及夫三年正復相類故不貳斬之說須有變通兼祧非出嫁出繼之比而關係大小宗名義亦應倣照變通大宗不可絕而以先經出繼之子歸爲宗後則未有兼祧之制應絕小宗後大宗既有兼祧之制亦應後大宗兼祀小宗小宗不能子宗子則舊喪三年亦可不復論矣大宗卽指長房小宗卽指次三房與禮經宗法統合族屬者不同蓋長房承父後固於三房之宗子也風氣旣殊宗法不能復古則各於本支立大小宗以存禮經遺意亦因時之教言禮家毋庸

古泥

考禮

附考

三 漱琴仙館

按古今通制凡服無有不報者高曾祖父母爲子孫會元男女婦反服從輕然亦止降等而已其子孫會元出爲人後者卽如其降服以報外親惟外祖父母爲外孫男女反服降等然爲外孫出繼者不再降亦云報也其餘各親無論尊卑內外悉如所服以報惟於已妾及子孫之妾無反服貴賤之別也 通禮有爲祖姑適人者總爲再從姊妹適人者總而祖姑再從姊妹無報婦爲夫之姊妹小功爲夫之從姊妹在室適人並總而姊妹從姊妹無報女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兄弟之文不具須補之考儀禮喪服與姪女無報凡此皆文不具須補之考儀禮喪服齊期內載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蓋本宗卽其寡獨故照在室時服以厚之姑姊妹則爲之報今適人無夫與子者爲本宗兄弟姊妹姪與姪女期卽姑姊妹報服則本宗加厚之條胡可不具此又可援古以定之者也

妻爲夫之父母繼母承重祖父母庶子之妻爲夫
之嫡母生母慈母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所後父母
承重祖父母皆與夫同服斬衰嫡子衆子爲庶母
期妻亦同服庶孫爲生祖母期嫡孫衆孫爲庶祖
母小功妻並無明文按生祖母亦正親故所出庶
孫有丁憂治喪之禮夫丁憂治喪妻不能不從服
須補之嫡孫衆孫妻爲

夫爲祖父母期妻大功夫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妻並總麻夫爲本生父母期

妻大功夫爲本生祖母期祖父父母大功曾小功高

總麻妻並無明文惟爲夫本生父母條註云於夫

之本生餘親各從本服悉降一等報亦如之據此

則爲夫之本生祖母應大功爲夫之本生祖父母

應小功高曾本服總麻無可降以出嫁女仍爲高

會齊衰例之則隨夫出繼者亦仍服總麻爲是須

補之凡此補服

並有報亦須補

夫爲嫁母爲出母爲從嫁繼母爲同居繼父爲養

母養父皆期妻並無明文按舊制爲養母斬衰三

考禮

年子之妻同道光四年 通禮改爲養母齊衰期

年仍令丁憂治喪其子有不知本姓從養姓應考

出仕者爲養父亦期並令丁憂治喪養母本非正服

更不議及惟十二年禮部議有云養母本非正服

係本人自報恩育可以及身而止養子無庸議推

則是本報恩育之婦而驟改爲無服未免更張

太過且其夫丁憂治喪妻乃錦繡珠翠豈復成喪

次主婦愚意夫爲父母斬衰妻同服夫降服期年

妻則大功夫爲養母斬衰妻同服今夫降服期年

妻亦可照大功之例至爲夫之嫁母出母從嫁繼

母同居繼父恩義各

有不同從宜可也

子孫出繼女出嫁同一降服而差等亦異孫女爲

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爲高祖父母齊

衰三月並遵古禮出嫁不降孫子爲人後者爲本

生祖降大功曾降小功高降總麻惟於父母則男

女並降齊期其反服高曾祖父爲出繼子孫悉如

其所降服以報爲出嫁女惟父母反服大功有明

文祖則但爲在室孫女大功而出嫁孫女無文愚

意父爲在室女期出嫁降大功祖爲在室孫女大

功出嫁可降小功須補之至為會元孫女反服本
止總麻出嫁無可降則無服矣蓋禮重正親出為
人後者別有高會祖父則已非正子孫故報本從
降而反服論報女雖出嫁非別事高會祖父故報
本不降而
反服從殺

女為本宗旁親子為本生旁親服皆降等其彼此
兩出嫁及一嫁一出繼者則各降二等降二等之
服如出嫁女為本宗伯叔兄弟及姪為人後者姊
妹適人者並小功為本宗從兄弟為人後者從姊
妹適人者並總麻出繼子為本生姑姊妹姪女適
人者小功從姊妹適人者總麻通禮開載已詳
惟一嫁一出繼者有姑姪小功服而彼此兩出嫁
者無文考大清律禮部例姑姪女兩嫁者亦小
功須補之至有彼此兩出繼者應與兩出嫁相準
期親應降小功大功應降總麻除所後共高會祖
仍從本服外一切疎
屬皆援照定之可矣
婦為夫親服類降於夫一等為夫本生親則又降
所親或出繼出嫁則又降如為伯叔齊期為夫伯

考禮

五 漱琴仙館

叔大功為夫伯叔為人後者小功若為夫之本生
伯叔為人後者應降總矣又如婦為夫姑姊妹小
功出嫁不降若為夫之本生姑姊妹出嫁者則應
降矣此等轉折繁降較彼此兩出繼者更疎一地
雖依等遞殺尚有總麻而門戶再隔義服
有窮既通禮所不載即可以無服論

擬補

前按及附考中擬補各條總編一頁備覽其可從宜者說已見前概不列入

齊衰不杖期者

為姑姊妹適人而無夫與子者

妾姓醜為家長嫡子眾子之妻

大功九月者

為伯叔為人後者之妻

為人後者之妻為夫本生兄弟之子

庶子為人之妻為夫之生祖母

庶子為人後者之妻為夫之本生生母

為子為人後者之妻庶母為其子妻同

養子之妻為夫之養父母

小功五月者

親伯叔及姪兩出為人後者

親兄弟兩出為人後者

為人後者之妻為夫之本生祖父母本生生祖母

為孫為人後者之妻庶祖母為其孫妻同

為孫女適人者

考禮

十六 漱琴仙館

女出嫁為本宗兄弟之妻兄弟之子之妻

為本宗姑及兄弟之女適人者

妾姓醜為家長之嫡孫眾孫

總麻三月者

為人後者之妻為夫本生兄弟之孫從兄弟之子

從兄弟兩出為人後者

為人後者之妻為夫之本生高祖父母曾祖父母

為會元孫為人後者之妻

婦為夫之外祖父母及母舅從母

為外孫之妻姊妹之子

女出嫁為本宗再從兄弟姊妹

為本宗從兄弟之妻

凡為人後者若所後同高曾祖仍

各依本服不降婦從夫服亦不降

從伯叔從伯叔父母

從兄弟從姪

從兄弟從姪婦

從兄弟從姪婦之妻

從姪孫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祖父母

從兄弟從姪

從兄弟從姪婦

從兄弟從姪婦之妻

從姪孫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從姪孫女

再從伯叔父

再從兄再從姪

弟

三從兄

弟

弟

弟

三從兄

弟

弟

弟

弟

弟

凡旁親降等者或自身出繼或所親出繼其降服同惟自身出繼則為伯叔祖為伯叔為從伯叔降服並兼父母所親出繼則惟出繼之伯叔祖父伯叔父從伯叔父有服而諸母並無文此其小異者也愚意伯叔母本期親伯叔母從伯叔母亦小功尊長未便因其夫出繼遂以無服論故此圖於三項降服仍通同書之又自身出繼或所親出繼者止降一等其彼此兩出繼者應再降所後同高曾祖者應仍照本服不降圖內雖註定持服尚有變通須知之

考禮

男子及室女為女親外親服本服降服並載

大 漱琴仙館

身

曾祖姑在室者

祖姑在室者

姑在室者

姊妹在室者

姪女在室者

姪孫女在室者

曾姪孫女在室者

細 嫁無服

外祖父母

姑適人寡且

姊妹適人寡且

者

者

者

室者

室者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期 降大功

期 降大功

期 降大功

期 降大功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小功 降總

從伯叔父	從兄弟	從姪	從姪孫
母	從兄弟之妻	從姪婦	從姪孫
室從姑	從姊妹	室從姪女	室從姪孫
總無服	在室出嫁同	嫁從姪女	嫁無服
	降並無文	降並無文	
		再從姪	
		降無文	
		室再從姪女	
		嫁無服	

按 大清律載出為人後者之子孫於本生親屬孝服止論所後宗支親屬服制則或過繼在五服外者其子即不為本生祖服矣愚意出為人後者之子或先逮事其本生祖或雖過房仍聚族相親愛其應否持服尚可從宜若為人後者之妻於夫之本生伯叔兄弟及姪出繼者於夫之本生姑姊妹姪女出嫁者則斷可無服毋庸按等議降故 通禮諸書並無文仁不遺其親而義有裁制故正服之外有降等有再降而無三降男子出繼為本生親降等為本生親出繼出嫁者再降女出嫁為本宗親降等為本宗親出繼出嫁者再降婦為夫旁親降等為夫旁親出繼出嫁者再降女出嫁為旁親亦再降若夫之本生旁親又出繼出嫁則應絕服無三降之禮此伯叔兄弟姊妹並應無服者也婦為夫姪本服不降則為夫本生姪可降等為夫本生姪出繼者可再降然亦應絕服何也尊長為卑幼報各視其卑幼服制 通禮載姪為伯叔父母期為伯叔出繼者大功其伯叔出繼者之妻及本生伯叔出繼者俱不見服制則本生伯叔出繼者之妻更益疎矣女出嫁為本宗伯叔出繼者小功亦無本宗伯叔出繼者之妻之服既無服何有報此姪與姪女並應絕服者也其餘本服小功者一降總麻再降無服本服總麻者一降即無服按圖可指毋庸致辨惟夫為人後及夫親為人後者若所後同曾祖同祖則婦亦仍從本服如夫為所親例

考禮

續考

考禮

所重於報服者謂名分至親宜交相為服但卑幼
 日服尊長則易其名曰報報即是服非報答之謂
 也假如伯叔存而姪死伯叔為齊期是伯叔自為
 齊期其姪並未會為伯叔服也尊長先死卑幼為
 服卑幼先死尊長為服服者自服並不能起死者
 而為我報答故服之與報名殊而實同此有為彼
 服之義彼即有為此服之義通禮中有有服無報
 者乃文有不具非禮有不備也服以致哀論親疎
 不論尊卑故雖祖父正親並不廢反服其視子孫
 孝服稍殺者亦以安死者之心仁之至義之盡也
 若以報答論則祖父撫養子孫成立未得其養老
 送終之孝乃反為期功重服於義何居後持三年
 道衰凡羣從旁喪往往忌諱不見白而子持三年
 喪若以為報父母恩期功以下鮮復服制俾曉然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若非講明服制俾曉然
 於人倫何自而明小民何自而親哉平居無事情
 然於九族之親孝友睦婣任卹之義及陷乎罪然

三 漱琴仙館

後匍匐公庭按服制讞鞠嗟乎明倫大典
 非縲紲則不知聞亦斯民之不幸也已
 三年之親母嫡母繼母生母所後母期年之本生
 母庶母並有期年報服此禮之不易者也三年之
 慈母亦應報期禮文不具期年之養母出母嫁母
 從嫁繼母並應為其子報期年之養父同居繼
 父三月之不同居繼父並應如所服以報各項女
 子已嫁者應照本服降一等各項子婦逮事者應
 照其夫服降一等並應如所降服以報以非正親
 反服不宜從殺也凡此皆在正服之外前人或有
 說或無說姑類記之以補拙攷所未備總之恩
 義隨人而異正服既所不載亦各從其宜可矣
 儀禮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釋子幼
 與之適人其為子之親母或繼母無明文杖期章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其親母亦無文元典章
 以繼父同居不同居與從繼母嫁夫列為三父其
 八母中嫁母亦無親繼明文今律改從繼母嫁夫
 為從嫁繼母而八母中嫁母則註明親母似乎從
 繼母嫁夫無服矣然別有為養父期之例從繼母
 嫁夫何以異於養父及觀輯註云母雖有親與繼

之分而繼父則一乃知繼父一項只分別同居不
同居及有無大功以上親不論其為親母嫁夫繼
母嫁夫也輯註老於名法宜可引據此等陋事議
禮家厭言之而民間撮合甚多亦不可不講明其
也制

大清律服圖服制並云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者
惟禮部例曰不爲人後通禮曰即從養姓二說微
別蓋爲後行三年喪必須宗族昭穆相當之姪抱
養異姓不可爲後雖從姓出仕亦只得持服期年
耳其子若知本姓則仍爲所生父母三年若不知
本姓即闕其三年喪可也其於養母養父之黨服
制更不旁及即養子之妻亦不合爲養父母服愚
竊以爲禮順人情故禮記開卷卽有從宜從俗之
說今條例亦時有從民便之文舊制子爲養母三
年子之妻同今子服改期年爲宗法而抑其恩養
原與所生無異卽婦改期年爲養母聘娶亦與親姑無
異若娶婦在母沒後雖親生子之婦亦不必補服
無論養母若由養母授室則不能不姑禮事之
於其終也義從夫服當亦在從宜之列非空議

考禮

三 漱琴仙館

推也養父舊無服制輯註尙有自報恩養之說今
既定爲期服則其子之妻或由養父聘娶卽不能
不認爲翁亦未嘗不受其俯畜從宜穿孝亦理所
當然矣或問養子之妻或由養子自娶則如何曰
若是則始養而後仍分異與不同居繼父相似不
同居繼父止齊衰三月何止爲養父丁憂期年既
須丁憂期年則始終相養可知養父丁憂期年既
養父母聘娶亦可知矣惟養父母雖有恩究非正
服於養母養父之
黨自不必旁及

爲人後者爲本生餘親服降等則爲本生庶
母應大功亦應有報前攻未經推及宜補

乳母一項乃父妾生子不育而爲他子乳哺者生
子不育仍是父妾不稱庶母父妾爲嫡衆子期所

無服乳子自服三月此係各服不論報
儀禮載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又載爲舅姑

期大清律服圖載妾爲家長之子之義據此數說知

纂云父妾有專制於家長之子之義據此數說知
妾爲家長之父母期爲嫡子衆子並期乃是衆妾

同服也若父妾有子者嫡子為杖期理應有報非受制之義其為家長之父母期則家長及正妻在衰經中房中人並宜

嫡子亦不為服惟子者為家長之祖父母小功已增

九年例載妾有子者為家長之祖父母小功已增

孫為庶祖母亦小功按妾為祖父母小功小功已增

入律圖嫡親孫為庶祖母小功亦註明圖右惟妾

於嫡親孫圖內尚註無服蓋律圖久定例乃後增

增例入圖而於其報服偶未推及遂相仍以爲無

服耳愚竊以爲祖父母不必為孫妾報祖妾理應

爲嫡親孫報故拙攻擬補之拙攻所擬補服皆律

文不具之條申明推廣並無歧出惟此一項與圖

註小異謹復詳

說以免疑似

儀禮小功章有孫適人者一條是祖為出嫁孫女

原有小功反服也拙攻雖已推出未及引證高曾

祖父母於出嫁會元孫女無反服見大清律拙

攻亦只推闡不引證者以律文尚有未定也按律

考禮

三 漱琴仙館

細麻下載高曾祖父母為曾孫元孫曾孫女元孫

女同又一條載婦為夫之曾孫元孫及曾孫女元

孫女之在室者通禮但依前條無後條之說愚意

前條未經分別在室出嫁後條復專言高曾祖母

但前條既兼高曾祖父母後條復專言高曾祖母

似乎律文失修二條宜改并為一曰高曾祖父母

為曾孫元孫及曾孫

女元孫女在室者

為生高曾祖母服拙攻擬補如嫡禮已有發明惟

所出會元孫出繼降服未經推及應並從嫡禮報

亦如

律圖載六項者親生之母及繼母此駢嫡母

生母所後母之父母五項也刑例關殿門除親生

母之父母照期親另科外其繼母等七項並照小功親問

擬於各項母黨有犯惟嫁母之兄弟以凡論愚意

嫁母較出母應更疎遠出母之父母無服儀禮有

明文今例不復列此項母黨而獨增嫁母黨者蓋

以嫁母尚或有顧卹其前子之處如從嫁而撫養

之則義不容絕其黨耳若母自嫁而子自承父後似應別論拙攷只論服制不問刑名服制既無明條則直以爲無服而已

律圖六項內載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又服制註載

爲在堂繼母之父母二條同爲一項而說微別蓋

嫡子之母故者仍應爲母黨服並爲在堂繼母黨

服嫡子之母出者則專爲繼母黨服繼母多則服

在堂繼母之黨也庶子爲在

堂嫡繼母黨服宜亦如是

姑表姨表兄弟姊妹律禁爲婚例從民便同母異

父兄弟姊妹爲婚例禁綦嚴若不同母由尊長

主婚者向於名分不甚有礙然亦止從未減不能

無罪也拙考於繼父條下特加按語提出此項兄

弟姊妹

以此

拙攷擬補之報服見儀禮者如姑姊妹適人無主

者一節前刻已錄入又儀禮總麻章載從祖姑姊

妹適人者報投從祖姊妹即再從姊妹也古禮原

有報今文不具又小功章載從母丈夫婦人報今

考禮



母姨報服概見於母舅條內亦文不具又總麻章

載夫之諸祖父母報註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

也今律圖載妻爲夫外親屬其服並與古同而不言報

爲夫之小功外親屬其服並與古同而不言報

亦文不具古禮原不可概施之今

但有服而遺其報亦可取證一二

拙攷獨子兼祧服制據大清律禮部例節錄止

綜其事不順敘其文覽者檢閱原書自知之立嗣

之法必須昭穆相當其或衰門單姓無姪可繼亦

有爲未婚子立後之例又有將已故胞姪作爲繼

子而以其子承繼爲孫之案寬典

如此又何必招養子以亂宗乎

拙攷服圖內註降無文者舊無此條服制即無服

矣但律圖有註明無服者應仍其舊則無明文者

自應分別記註以備覆核

第四圖後發明絕服之義非贅也服制雖無文而

名法家有隨意降等科斷者故拙攷於應補者補

之於應絕者亦即攷定其絕服之故俾

進退間有所折衷亦治事之一鑑也

考禮

未便以凡論

三

漱琴仙館

五服以外宗族皆無服親也外姻則惟律圖載明無服者方以無服親屬論如母之祖父母堂舅堂姨之子親舅親姨之孫姑之孫妻之祖父母外祖母伯叔兄弟姑姊妹及其兄弟之婦兄弟姊妹之子已女之孫皆外姻無服親屬載律圖者也愚竊意彼此對待乃見名分所親為妻之兄弟則已即姊妹之夫也所親為妻兄弟之婦則已即夫之姊妹夫也所親為妻兄弟之子則已即姑之夫也所親為妻之祖父母外祖父母則已即孫女之夫外孫女之夫也所親為妻之伯叔姑則已即姪女之夫也所親為堂舅堂姨之子則已即堂表兄弟也所親為舅之孫姨之孫姑之孫則已即表伯叔也所親為母之祖父母則已即孫女之子也所親為女之孫則已即祖母之父母也律圖舉單見雙外親妻親兩圖內已身二字原賅得姊妹夫表兄弟姊妹夫姑夫姨夫孫夫外孫夫姪夫堂表兄弟表伯叔孫女之子祖母之父母十一項親屬在惟妻兄弟之婦入圖母兄弟之婦不入圖似可補入又查迴避例有妻之姊妹夫一項既須迴避即非疎遠皆

存疑

前作考禮考今不考古期致用也間引古禮無非
證明今制續考亦然惟此慈養二條稍參鄙見故
為存疑附後閱

禮部例慈母條下註謂妾子無母父命他妾養之
者又載江西生員某報丁生母艱一案聲明某生
時母病不能乳父令他妾領養覈與禮經妾之無
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母子而子服此慈母
三年之義相符此說似乎兩歧禮言慈母如母為
妾子無母者言也今例為慈母斬衰亦註明妾子
無母某生母雖病而存不能自乳父命他妾養之
正名定服乃是緦麻三月之乳母即撫至成立亦
止如古禮小功五月之庶母慈已者嫡子受撫庶
母曰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見儀禮妾子無母妾無
子者撫之而無父命亦止從庶母慈已之服見儀
禮慈母節註今某雖有父命而親母現存他妾不
過代撫亦庶母慈已之類非慈母也蓋庶母古服
三月慈已則加小功父妾本無服乳已則為三月

考禮

美 漱琴仙館

今三父八母圖內載乳母謂父妾乳哺已者極處
古義惟古禮庶母慈已一項似可變通復設以處
乳子之受撫成立者考八旗服制有撫養庶母之
喪與伯叔父母一例今或倣照此制以撫已父妾
從庶母之服而謂之慈已庶母似已於古禮加厚
且滿漢一體亦簡易可遵如受撫成立之母本是
庶母則庶母今已期年無庸再加惟生而無母父
命無子之妾子之乃為三年之慈母依古行之亦
足以明恩矣斬衰重服不能有貳母在卽

不應有慈母似須重議劃一以便遵循
儀禮止載繼母如母慈母如母為養母三年非古
也禮臣糾以宗法改降齊期良是愚竊意三年舊
制亦自有精義何也民間寡獨窮養養子待老守
節者因以自全孤露者賴以遂長第恐養子壯而
異心不能養生送老故制為三年重服使知恩同
所生寄矣富人哀此焚獨正為此也聞禮部初改
期服時知照刑部令減輕養子干犯罪名刑部不
可大有卓見第服以三年所謂齊之以禮服降而
特嚴律令則是齊之以刑 國家二百年定章豈
真不論宗法緣情制惟其有神風教則異而同

此四行是史註
誤入正文



雜著

浙東山陰高驥雲稟

前輩詩云說事滿天下入理實無多余說事亦無多恐入理者僅矣舊稟不忍棄錄十餘篇問世師友原評或過愛不復存

說性拙稟梓行後復記

朱子之重言氣不但別異禪學其不用陸氏本心之說而教人省察克治亦於此注意焉愚竊意天命之性止如五穀下種其或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乃人事荒蕪壞之非種有不美也人自有生至全歸正如苗生至穀熟所賴乎學問者非必以性有不善而爲是孜孜也其氣質承受正如膏腴磽瘠不同而美種則一不以土瘠而爲稗也沃土豐雜著

一 漱琴仙館

收亦此穀聖人無加於其性也瘠土薄收亦此穀庸人亦得擴充其四端也不熟而不如莠稗自暴自棄失其性也由氣生習如土生莠耨而去之耨草非耨苗也省身克己復性非變性也本心良知之說如寶此一粒種便謂千倉萬箱在是能乎不能不必言氣以折之也性之始具甚微惟性之之聖乃見全體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也眾人同秉是性而明察不逮故必於庶物人倫上求其理義悅心之處以疏濬良知此窮理盡性所以著於易傳而心知不可徒恃也大人不失赤子心赤子非卽大人麥親知自孩提孩提非卽孝子擴充推致須由

學問開明而不能以意思直遂此又如穀種出土自具生長之機而培溉耨耨凡所以遂其性者靡弗至則農夫之良也氣之當辨者如五方風氣不同禮必從宜君子以人治人第以其心之同然者正之使各得其與知與能之性而止故本心良知之教亦足以鼓舞顛蒙而助流政教宋學家或訾爲異說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愚者說性一編言性理不言性功蓋性理可以說發明性功不能以說從事惟觀諸儒之通以會歸經義亦前說未竟之志也故記之

同年俞子相見告外間攷据家言性字始見召誥節性之語義非盡善湯誥恒性乃古文僞也愚按西伯

戡黎今文也其言曰不虞天性在召誥前若古文果僞當以戡黎爲始此亦意外之疑須與攷正

雜著

說性補

二 漱琴仙館

孟子言浩然之氣是兩間正氣不在形質上論蹶趨止喻言也氣著於質卽拘於有形而人人異稟然其所以不異者自在也人有身是生質有知覺運動是生氣性則其得生之理主宰乎知覺運動之先而順達乎知覺運動之始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自然感動而一計較卽失之自然者性情流露道心也理也計較者心知用事人心也氣也氣稟有清濁故心知有敏鈍而謂之智愚然是非之心之智乃是明理不在靈覺愚者拙直亦得有之但能學問思辨以求擴充卽可以進於明而知之一矣論氣

質是靈覺之智貴論理則是非之智貴靈覺之智豈不明於是非第恐自作聰明矯揉是非以便其私圖則轉不若愚者拙直猶存是非之意故不特智有兩種卽愚亦有兩種生而蠢濁是昏愚與靈覺之智對氣質上事也機巧而不明理是愚而好自用與是非之智對性習上事也向來以愚爲氣質之惡已自不分皁白卽以惡論生而愚不過美惡之惡但可使由卽良民也不明理而愚則是善惡之惡矯揉造作梏性而亡者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可知聖人進是非之智恕拙直之愚其心知較優而反鶩機巧者悉屏之今之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愚也詐而已矣之列何所謂智何所謂質美伊川先生斥自暴自棄爲下愚亦猶行夫子之道也惟是是非之心不過智之見端若不能擴充至知之一聖人亦不謂之智言氣者竟貶爲生質之惡則又違四端固有之義而失其平聖賢論性命則精微訓世則寬大言各有當解經須繹本義不可參以成心氣質爲宋賢開闢之義存之語錄俾學者厚自克治固自親切警動第孔孟之教原不許人狃於氣質此關已掃過不復言至於凡民則又止導之由不深責其知故以變化氣質通訓於性命精微之詣反若引而淺於以人治人之恕又若推而深惟中人氣兼習痼造就

無門果能有志必先克去鄙陋俗腸以開明其心此正後世讀書秀才事朱子降格相引至詮入四書大註以致誘掖苦心故章句集註全部精密至一辭莫贊獨言氣則間入權詞讀者果有會心亦並不禁其思辨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人之生質有智愚而性實相近故習善以充其性則日進高明習不善以梏其性則日流汙下無論智愚皆可移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言上智所性分定不待習而善下愚則昏濁太甚雖教之習善亦止可守拙不能上達也凡人皆因習遠唯此兩等則生而相遠然下愚是質昏非性惡若自暴自棄之下愚仍是習遠非不移也乃若雜著

四 漱琴仙館

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情者性之見端如下文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懿德之好皆是性無可名狀第於其所發徵之而性善自見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與材通渾言資稟之辭情可以爲善則性之本善可知其爲不善乃習於惡則惡不可謂是材料不好而誣性也上節明性善此節對付所問三說愚舊作二程性理疏以才爲知能因遵註義尙未渾合孟子語意也并書以質高

明

陸子講喻義喻利謂學者當辨其志誠哉是言也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小學初分句讀卽宜辨其所向此君子小人分途之始也志正故業皆正業學皆正學卽至欲淨理純亦無以易此只知之明由之熟不待辨而自無惑耳此卽所謂喻也喻利亦然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者家塾黨庠首嚴辨志以養正於未邪故學成而獨立不復爲功利所中卽不成而未與選造亦尙存學問之意足以薰炙其鄉三代風淳俗美豈眞人人不顧其私亦其教之有道耳古法旣湮人不知禮義之貴士子誦詩讀雜著

五 漱琴仙館

書不過欲組織其詞以取悅有司其心自在富貴利達若白鹿諸生之師朱子大率皆德教漸摩迷途始返者其一聞辨志之訓覺儒服成人會古人幼學初功之未逮惡得不悔積習之悞而歎聞教之遲陸子此講正所謂當其可之謂時非陸子不能爲是言非朱子之徒亦何以施此教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書院揭示自明顧條列不如特提之悚動故復請陸子說書以發其蘊桂之用且自遜爲負愧皆教術也嗟乎古辨志自幼學後世勤求功利者人且謂有志矣積習旣深利根難拔白鹿諸生旣師朱子豈不亦爭自濯磨而中途喚轉終不如自

幼分途之順此朱子所以重修小學而陸學之警策亦終不可廢於天壤也與

斯民猶三代而今此辨志則難於古古者民有受田且經界溝洫使水旱有備民生衣食之資皆上所養給自幼只識耕桑勤儉而已其秀者進之學校本未嘗飢渴其心而又使讀聖賢書講倫常禮義以發育其天性如是而觀其志直辨之蚤辨所謂視者原考校其能辨與否非空言教令也後世民無常產士亦謀生衣食之求急於水火故自井田學校廢而禮義廉恥之閑不立以文章爲學問以科第爲功名以富貴爲聲望其緣飾經術特以爲措詞應爾

雜著

六 漱琴仙館

非得已也生不能一日離利而又不便公然言利則談忠說孝之處無非利心故其病爲隱微深痼然痼而未發猶見天理民彝不絕於人心而此心尙可用也濂溪周子嘗教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夫樂亦在中於疏水曲肱見不改其樂於簞瓢陋巷見聖言具在講說家高深其詞而不踴實地所以口談性命理身落世間行痼疾旣深終無不發之理而變態不可復問也當此時而欲正本清源須大聲疾呼而教之辨古辨志自幼學如扶正氣而衛邪於表今辨志於旣惑則中病深而攻邪於裏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從容名教古之辨志然也直揭曖昧使誦說仁義

者更不能自覆其私而顏立見則今此辨志舍陸子其誰與大儒並世而生雖不同道而相許以心故陸子屢訪朱子朱子亦卽求將伯以警學者雖然說書之感動吾不曰陸子而曰朱子隱微深痼之難化吾不曰朱子而曰父兄彼其結習於童年躊躇於生計國無恆產之養家鮮古道之遺其以士名爲利市久矣心不向道而驟施警策之論仍不過於文字中進一見地今陸說尙存未聞有閱者悚動且至流涕然則當日之轉移心術爲受教地者又可不思其故乎哉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解

雜著

七 漱琴仙館

從戒懼慎獨之後靜觀之斯見矣不戒懼慎獨則欲不淨理不純卽有事靜觀亦觀其所觀無渾然一中氣象也其偏端發現如乍見惻隱亦偶然中節非皆中節也先儒拈一語示人學者仍須體會全經勿似斷章取義則工夫不錯凡讀語錄並作是觀可也

孟子外書攷

己酉春刻仰止編是攷己附刻矣入冬自訂雜作仍改編於此

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漢書菽
文志合七篇為十一正義所云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
是也風俗通亦云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趙氏岐
作七篇注謂外書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後遂不復盛
傳今按其不似內篇處如云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
失喪其性故也準以七篇之義當作今人之不善又云性
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汚之是豈水之性也哉
準以七篇之義則就下其性清乃其體質以水清喻性善
尚非盡義其高出百氏處如韓詩外傳列女傳並載廢學
雜著

八 漱琴仙館

斷機事母教洵賢而亞聖材質或不至此外書則云孟子

幼誦

金注背文日誦

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喧也

金注喧忘

也呼而問之曰何為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

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喧矣觀此造就真是賢母賢

子

孔叢子載思孟問答時代不接史記載受業子思之門人
名氏不詳據外書孟子答曼邱不擇言子思之子曰子上
軻嘗學焉又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子上曰言
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
之教也又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數章爲七篇先經起義最善

孔門七十子詳載家語史記而牧皮反因孟子以傳孟子弟子七篇亦有闕名者外書載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成邱蒙治器萬章治纒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一時聚集凡九人季孫郊不見七篇按七篇有季孫趙注以爲孟子弟子則卽其人矣孟子旣自言不可季孫又發明之此兩節書猶論語牢曰一節體例也公都子名或亦七篇所闕趙注第云弟子而不著其名蓋當時外書與七篇

雜著

九 漱琴仙館

並行無庸採外書以釋七篇也今 文廟從祀賢儒惟公都子但稱姓若據外書補其名亦非不經惜無知者充虞治櫬與七篇合陳臻治貨據七篇有兼金之問其知出納亦有素矣樂正子在孟門升堂入室據外書載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顛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可知其本承家學故聞道獨蚤以上略舉數節皆足資參攷亦足徵此書之不妄矣

史記言孟子與萬章之徒作七篇後儒以七篇有魯平之

諡疑孟子不及見愚意古聖賢之書傳之弟子不似今人
文詩脫彙便鈹板行世也時君時相之諡或其弟子從後
填入以存實錄不必過疑惟外書辭義有淺深自是諸弟
子續記孟子不及見者其句法偶同則原是記七篇諸弟
子餘墨故短章猶近大段則否

外書之文諸家徵引特廣趙氏題辭言自立五經訖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可知外書亦通稱孟
子無差別也今以諸家徵引孟子佚文彙輯一書亦自卓
然況原書僅存尤堪寶貴大興金氏注本歷攷韓詩外傳
列女傳說苑風俗通鹽鐵論荀子楊子史記史記注漢書
後漢書注梁書禮記注周禮注詩集傳文選注太平御覽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顏氏家訓等書所引一一校注深得
表章之義足與此書並傳矣

雜著

十款琴仙館

越絕書攷

越絕一書隋經籍志崇文總目並云子貢作亦云子胥作楊用修據篇敘有去衣庚米口天屈原之文謂是袁康作吳平同定其說皆見本書踵事旣多牴牾不免然如書錄解題直以爲戰國後人所爲漢人又附益之則非也書中本事篇後二條及篇敘首尾二條明敘貢胥而竊附己之姓名是修補非依託也內篇不載春秋以後事據德敘篇敘二篇所列乃泰伯荆平吳人計倪請羅九術兵法陳恆八篇今佚泰伯而附記吳地之首佚兵法而別記軍氣並列外傳則以述者并入後世事不欲誣原文耳其他外傳雜著

土 漱琴仙館

惟越地春申篇敘三篇亦兼後世事餘悉與內傳無別疑述者凡有修補之篇悉外之未必其中無前賢筆也攷漢書藝文志不載越絕而雜家者流有伍子胥八篇兵家有伍子胥十篇圖一卷雜占家有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今其書皆佚而談兵候歲正合此書機要安知非卽藍本而袁吳纂集者耶

本事云子貢作又云子胥作篇敘云子貢作又竊比子胥二賢傳說當自有之但子胥先吳亡所能言者報荆及兵法等篇而已其忠吳之策經述者卽合後事散著各篇非

原本矣計倪鍾蠡之謀密在幃幄胥雖善料敵惡能言之

穀穀子貢卒於春秋以後吳亡越霸皆其目擊然如陳恆篇似戰國辯士所爲策考范伯等篇持論近正乃列之外傳則謂內傳子貢作外傳後人述者亦袁吳二氏以意逆之非真劃清鴻溝也

陳成恆篇記子貢游說齊吳越晉文甚佳妙事實子虛攷春秋左傳哀公七年會于鄆太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艾陵之戰吳王賜叔孫甲劔鉞子貢前致詞十二年會橐泉會鄆兩見太宰嚭十五年及齊平見公孫成及陳恆凡子貢一言一動無不詳記此行關係尤重何獨不載其可疑一也吳興艾陵之師在十一年五月上旬二月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吳伐齊而敗自報舊怨非爲魯也請糴篇謂因逢同之讒陳成篇謂因子貢之說說已兩歧其可疑二也齊兵已在魯城下當是十一年二月郊戰事上年二月吳伐齊魯與焉齊亦報舊怨非關陳恆爲亂郊艾陵皆國高率師無鮑晏其可疑三也艾陵勝後左傳載反役賜子胥死請糴篇亦云大克還殺申胥是吳王返國矣黃池之會後艾陵二年陳成篇謂陳兵不歸遇晉於黃池占夢篇謂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並與請糴矛盾其可疑四也黃池有盟無戰但爭先歃耳據左傳後來越圍吳趙孟猶念同盟降食通使陳成及占夢並云晉人擊之大敗吳師其可疑五也會

黃池時越入吳吳王歸及越平事在十三年吳之滅在二十二年陳成及占夢並云黃池敗歸遂滅於越其可疑六也史傳原有異同編年紀事則春秋傳爲核故附論之實事求是非徒以辯士舌端爲高賢病也

越地篇載句踐伐吳霸關東徙都瑯琊其後與夷子翁不揚無疆四君皆霸稱王無疆伐楚楚滅之子之侯立微弱稱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親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後無述焉攷竹書紀年載句踐以下九君曰鹿郢卽左傳適郢曰不壽曰朱句曰翳

曰孚錯枝曰初無余曰無顓曰無疆周貞定王元年卽哀公二年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十七 句踐徙瑯琊漢志琅邪郡有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按今山東沂州境安王

二十三年翳再遷吳卽吳王故都今蘇州凡都瑯琊九十年都吳又

四十餘年而無疆敗據史記載楚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

越故封尙在也諸公族自立或稱王或稱君蔓延及於甌

閩竹書載隱王卽赧王三年越王使公師隅來獻方物知其

稱王如故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閩粵地爲閩中郡其後

閩君無諸閩君搖率衆從諸侯滅秦又從諸侯滅楚漢世

議功立無諸爲閩粵之王閩中故地都冶卽今侯官縣搖爲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東甌王卽今温州府數傳至武帝時先後內

徙悉衆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凡自無疆後又二百餘

年而國除愚嘗論自古諸侯國祚久長未有如越者陳杞皆重封六麥早滅邾顓臾見春秋任見戰國而其間絕續無攷後亦無聞矣越以少康子有國僻在東海封建之長延及漢世句踐受命爲伯號稱霸王皆古國未有也越絕舊無注本茲略攷封守始末以補遺闕欲聞其詳自有左國史漢在不多及焉

篇敘載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又稱吳平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攷通鑑前編句踐嗣位在周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卽定公十三年至漢更始元年癸未凡五百二十年年加

雜著

兩 漱琴仙館

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據前編禹崩於癸未歲其次三年爲甲申乙酉與此正同然則年加申酉者乃未歲加臨申酉之前吳平之卒當亦在癸未與禹崩同歲故文法亦同也吳平命短故比之顏淵又云後生可畏不在年也袁康定本又遲至三十年後吳地篇有建武二十八年之語可證也書中問答疑卽袁吳商訂之詞吳地篇有湖王湖當問之丹湖當問之二語此則袁康重訂時吳平物故文獻無徵悔當初失問耳

儀禮釋宮附解

古者三間五架之堂面南虛殿與今衙署大堂略相似前
楣下兩楹堂上行禮之節也後楣下有壁壁之北中一間
爲室室有戶有牖左右兩間爲房房各有戶堂之南有東
西兩階中無階左房轉北向一階室及右房有北壁無階
堂上東西兩牆曰東序西序序外東夾西夾廣共得堂之
半深竟堂室自天子至士之廟與堂皆然惟王侯殿屋四
注大夫士厦屋兩檐其廣狹隆殺有差先儒論之詳矣五
架者中脊曰棟次曰楣近檐曰廡前後凡五棟四椽北方呼橫

棟爲檁縱梁爲柁檁屋上橫木今借爲棟楣廡公共字用

前三椽爲堂後一椽爲室一

雜著

五

漱琴仙館

椽之室進深無幾况規制遞殺至大夫士抑又促矣向來
攷据家據儀禮士昏士喪及饋食等篇所設牀席謂士室
深宜二丈果爾則合堂及前後檐當深八九丈矣士初沾
一命安能便造如許大厦無此大厦昏喪祭便不如禮則
禮又強人所難先王制度當不如是且據攷工世室止深
八丈四尺重屋止深五丈六尺明堂止深六丈三尺而士
之堂室與之埒且或過之殊亦非宜然則室制果奈何愚
以漢書攷之知堂室分界不必盡在後楣下也漢書龔勝
傳莽遣使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
下東首加朝服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可知爾

時室制尙仍周舊又外戚傳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注云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又知其堂室分界在中棟之下而後楣之說不必拘也玉海載古者爲堂自半已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謂室毛氏奇齡明堂問辯九室十二堂亦主其說並云出自爾雅今爾雅無此文或古本有之否則書名錯記其說固有自來矣大夫士屋制迫狹其堂與室或卽南北平分如所云半已前半已後者以適房室之用於禮意亦無不合私家住宅非鄉飲鄉射之堂卽如昏禮賓當阿致命注謂入堂深者亦不過及棟而止則堂之不必甚深無妨減址以益房室亦具可見矣又禮有環堵之雜著

六
漱琴仙館

室左傳有闔廬皆檐下爲壁與今屋式同疑古者大夫士之內寢下室皆如此不獨民家然也正寢迫狹不足行禮或卽移之內寢但禮儀無失宮室良不拘也傳無明文并存疑俟考

書多士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云云與經不合釋宮固疑之至庭與侯道降殺有可得而解者釋宮云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又注云聘禮注設碑近如堂深又案云庭蓋三堂之深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釋其語意似謂以侯準庭以庭準堂卽可得其深數其實非

也周禮大射王射虎侯九十弓諸侯射熊侯七十弓羣臣射豹侯五十弓儀禮大射公射大侯九十弓大夫射參七十弓士射干五十弓鄉射采侯亦五十弓州長會民而射是九十弓之侯諸侯與天子同七十弓之侯大夫與諸侯同五十弓之侯士與大夫同民又與士同其庭屋淺深之等於何別耶釋宮所謂降殺蓋言庭或三堂之深或不僅三堂之深如大侯之庭乃其最深而三堂者爲殺其自侯至門尙餘若干丈無明文故第曰可推而不竟其說也堂址深淺宜有定制不視庭爲進退而庭自三堂之深以外量加展拓以適事宜當在變通之例與堂制可分可合三

雜著

七 漱琴仙館

堂云者至近之則非極深之限假如堂深三丈則其庭必在九丈以上而或至數十丈亦不爲過庭深九丈則其堂必在三丈之內而或不足三丈亦不爲不及準是以推則自天子至士之廟堂寢堂射宮州序及私家一切庭制皆通行而無窒礙矣若夫民家廬舍或限於地且禮不下庶人故不著

或問堂址淺深定制尙可攷乎曰不知據攷工記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凡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址高九尺又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有降三等之文注云下

至地疏云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階三等並與攷工堂崇一筵之制相準可知諸侯大夫士之堂室基址亦應從此例推諸侯之堂宜七筵廣六丈三尺深四丈九尺大夫宜五筵廣四丈五尺深三丈五尺士宜三筵廣二丈七尺深二丈一尺少牢饋食禮獻祝設席南面祝拜於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注云室中迫狹今以三丈五尺度之大夫室深可八尺尙不足行禮士室奈何故知堂室分界之壁必移而南而半已前半已後之說實足以觀禮之通不必墨守諸儒攷据也大凡室制深徑丈猶僅容膝

雜著

六

漱琴仙館

士昏禮婦衽於奧婿衽在東皆北趾中人長八尺亦有九尺者布衽不能無稍餘則徑丈其率也分間必一丈二尺以上裁能行饋獻禮婦饋舅姑設席於奧南上婦有餽席在北墉下西上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舅姑席南上是布於西墉下而東向也餽席西上是布於北墉下而南向也餽席俟饋醕畢方設而舅姑之席仍在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見曲禮疏菴席尋卷自末見公食大夫禮可知席寬三尺有奇長八尺自西而東舅姑席占地三尺有奇餽席又占八尺其間不相屬故非一丈二尺以上不能容也特性饋食禮尸席東

面祝席南面方位與此略同祝席亦後設而亞獻三獻仍
尸祝並舉獻畢又設主人席於尸內其地直祝席之南則
不但東西須一丈二尺以上其南北必須徑丈亦更可見
矣士屋規制自明堂遞殺當廣二丈七尺深二丈一尺恰
正於中棟下爲壁而東房西室平分爲二若房室三分則
太狹不能布席雖南北加展猶之廢禮釋宮言人君左右
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攷据家多以爲疑不知大夫猶
可左右房士則斷不能不東房西室也又如朱子殿屋厦
屋說謂一棟橫指三間至兩序之上而盡堂上惟有兩楹
攷据家亦以爲疑總緣占地太廣如書傳九雉七雉等帑

雜著

九 欵琴仙館

廓之說疑無此棟材耳若以明堂九筵爲度裁準今五丈
餘寸

古尺小古八尺準今五尺

卽一木橫架良亦非危昔人稱棟梁爲

大材必有取爾矣堂上東西北三面牆壁中立柱與否或
可從便若兩楹之前又有兩楹則必無之事也兩楹之前
更無兩楹則前殿必一木橫架而中棟可知降至大夫士
厦屋更無論矣陋見無當俟更質高明

一木橫架三間子丁未楚遊於襄陽

逆旅武昌館舍皆一見之其式前殿用一木橫架縱梁南
端加其上堂上空無一柱殿長可三丈餘準古度已五丈
視古大夫之堂已加廣矣式雖新異而一木架
三間未必非相傳之舊特補注之以作旁證

侍食解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二書詳略不同玩若有嘗羞若有將食二語可見君欲客臣而命之祭則必退膳宰無嘗羞將食者矣其必退膳宰者始則爲客臣地故常食之禮從殺命祭之後臣必嘗食亦無須膳宰矣此玉藻之義也臣見君退膳宰知必命祭旣命之後不敢辭則當君祭時先自嘗羞辭客禮於未命敬之至也此儀

雜著

手漱琴仙館

禮之義也以儀節言玉藻爲備以禮意言則士相見禮尤精疑古禮固有此兩端聽臣自處臣欲伸君之惠則依玉藻俟命而祭祭畢仍嘗食以盡臣禮臣不敢當君之客則依儀禮君祭先飯君亦無後命矣夫子折禮之中以君祭先飯爲善故記於鄉黨儀禮疏以無命祭一節謂文不具江氏永又謂鄉黨記者略之皆偏主曲臺之過至謂君祭先飯時膳宰不在侍食者自嘗已前食則儀禮疏特爲明晰蓋二禮並云賜食則臣前必設食可知食止一祭君臣前皆設食故君祭後或并命臣祭君祭未畢君前食不能嘗祭畢則命下又不及嘗則先飯爲自嘗臣前食又可知

矣此皆爲君欲客臣豫退膳宰而言若不退膳宰則君無
客臣之意臣安敢自疑於客而越俎以爲敬任氏啓運謂
君宰客臣而命之祭則膳宰爲主人而不嘗羞以燕之設賓
主爲例亦尚可通但經無明文終不如據儀禮疏爲確

甥解

古人姻戚稱甥者最多爾雅釋親父之姊妹爲姑母之舅

弟爲舅姑之子爲舅舅之子爲甥妻之兄弟爲甥姊妹之

夫爲甥郭注云今人相呼蓋依此是外兄弟姑之子內兄弟

舅之婦之婚兄弟婿之姻兄弟黨各以敵體相呼爲甥也釋

親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劉熙釋名云舅謂姊妹之子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曰甥是出亦謂之甥也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注云禮謂

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婿亦謂之甥也左傳

太叔疾之從孫甥杜注云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又以肥之

得備彌甥杜注云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是出

之子亦以甥名也釋親本名離孫韻曾外孫曰甥據外祖而言是

婿之子亦以甥名也今諸說概不見稱謂獨姊妹之子呼

爲外甥按釋名妻之兄弟曰外甥其姊妹女也來歸已內

故其舅爲外姓之甥然則今外甥之稱亦假借用之非古

禮也

婚姻兄弟解

爾雅釋親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郭注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邢疏引曾子問篇不得嗣爲兄弟之文謂夫婦有兄弟之義又據彼篇鄭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二語證之 國朝邵氏晉涵正義又引地官聯兄弟句

鄭注兄弟昏姻嫁娶也及穀梁傳齊繇以爲兄弟二說證之愚竊謂邢邵皆誤也按釋親本節女子子之夫爲婿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婿相謂曰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雜者

三

欽琴仙館

甥也釋親止此釋其文義婦之父母四句似因婿之父二句而推廣之婦之黨二句於妻之黨句爲引伸於婦之父母四句則又爲推廣婦之黨如妻之舅弟

本稱甥

及其從父

舅弟之類婿之黨如姊妹之夫

本稱甥

及其夫之舅弟之類

蓋母黨有舅與從舅之名則妻黨亦宜有稱謂也姊妹於夫家有兄公及叔之稱則兄弟往來亦宜相通問也此婚

姻兄弟所由名也婿之黨婿卽與其稱者婿爲締姻之人而兄弟又男子之通稱也婦之黨婦不與其稱者上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此云婦之黨爲婚兄弟文法旣同義亦相承兄弟非母稱故婚兄弟非婦稱也然則婦之黨婿之

黨文法亦同婦獨不與其稱何耶曰婦非兄弟類也壻爲男子黨亦男子故黨稱姻兄弟壻亦可稱婦爲女子黨非女子故黨稱婚兄弟婦不宜稱蓋婦乃嬪於人惟母家有兄弟壻家無是稱也下云嬪婦也卽此二句補義婦也者婦也周禮任嬪以女事是也亦婦之也尙書嬪於虞是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二句乃篇末總補前云母之舅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而姊妹之子本稱女子之夫本稱並無甥名故及之若婦於翁亦謂之舅而翁並不稱婦爲甥又可見婦人稱謂不與男子同矣婦於夫之兄稱兄公於夫

之弟稱叔其在夫婦則三綱之義名正言順惟不成夫婦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乃稱兄弟以遠嫌如曾子問篇所云某有父母喪不得嗣爲兄弟是也邢疏據彼篇謂夫婦有兄弟之義甚失經旨郭注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本泛指眾男之稱地官鄭注以聯兄弟爲婚姻嫁娶亦以兩家締親得爲婚姻兄弟非專指男女配合也春秋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穀梁傳公娶齊事在元年齊絲以爲兄弟反之范注齊絲以婚族故還魯田是所謂兄弟者乃齊魯二君相稱之詞與釋親合自汲古閣穀梁刻本譌反爲友正義誤引遂若以爲燕爾之義陋已兄弟極親故新婚以爲比兄弟無名義之嫌故辭婚亦借以措詞言各有當義不相假惡有夫婦大倫而壻

稱姻兄弟於其婦婦稱婚兄弟於其壻者乎爲婦自親迎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經親迎以前則爲女女從父母無所謂夫故雖納吉納徵有因變不果適者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謹繹聖言可知臨吉遭父母喪卽應辭婚使彼家無愆嫁娶之期設締姻之壻死

雜著

詩 漱琴仙館

其應聽女氏別字不待言矣今辭婚之禮久不復行而在家之女與出嫁之婦名義不同古今一也近世女子有過門守節及聞訃自盡者是以處女未嫁之身而自分爲有夫之婦立志雖堅禮實過當竊惟國家旌典爲風示而設此等貞烈可已不已徒自沒身殞命似不若申明古禮予以限制禮稱夫死不嫁以婦言也若女子許字之夫名分未定生則待娶死則已矣別字而夫子榮顯仍授誥封不以前事爲玷彼女子堅不別字若疑爲再醮之比則痼蔽宜開也旌庶人之行細善必錄原不必繩以精義然煌煌建坊彼女子傳聞但知此爲最貴中旣固結適遭此變往

往輕生則優典亦未可概用也且夫獨行宜衰過行亦宜抑割臂情竭爲父母恰比於居喪之毀至性所迫也室女守志徇死爲未成夫之人則傳聞誤之也故已往者可憫雖未旌宜補未來者可止則開導宜先誠釋其改節之疑并絕其建坊之慕彼有志女子誰復願自沉苦海而不爲相夫教子之良婦也稍嚴旌善之條實廣好生之德偶因解經有見於此特并記之

續記一則

曾子又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

雜著

五

漱琴仙館

服斬衰疏云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殊不知經文亦如云者謂如壻弔之服云爾弔者是客非喪次孝婦惡得用斬衰且此是弔儀非持服也弔儀至齊衰已無可加故夫死亦如之斬衰非三年不用故父在爲母亦止齊期若以在家從父之女而爲未嫁之壻服斬衰於父母之前吾知禮之必無是也禮女嫁爲父母降不敢服斬於舅姑夫前明有尊也在家制於父許字之壻未成夫婦不但抑於尊卽女亦豈無名義之嫌且婦人不貳斬此服斬至葬旬月事耳遂當其一則道苦不當其一則禮僞聖人制作亦

斷無窒礙如是者或問斬衰無短服亦有說乎曰無此禮

卽無正條但以制短而服重者旁證自見矣儀禮載爲曾祖父母庶人爲國君並齊衰三月夫正親至尊宜可服斬而禮限於齊則斬之更無短服可知又以國例考之舊制爲養母斬衰三年禮臣請改期年仍服斬衰朝議以爲古有三年而不斬衰者未有不三年而斬衰者遂定爲齊衰期年夫斬衰施之期年猶不可況可用之弔儀除之旬月乎此亦旁證之確然者

乳母辯

報本之服今隆於古而亦有今從古禮必攷古乃明者乳母總麻其一也大清通禮載總麻三月爲乳母律圖載

雜著

吳歎琴仙館

乳母總麻又註謂父妾乳哺者卽姪母議者或曰父妾乳哺卽父妾生有子女者矣既有子女卽爲庶母有齊期正條何以轉服總麻又曰乳母之服出於儀禮玩注疏及通典諸儀並無父妾之說其強說案牘猶可攷禮則謬已蓋儀禮此節實古大夫嫡子爲父妾食己者之服禮記內則篇載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鄭注謂食母卽乳母此大夫嫡子應有乳母之明文也儀禮喪服篇載總麻三月者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又載爲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賈疏言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不爲之服士又自養其子

惟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爲乳母其子爲之總也通觀禮意
世子師慈保三母先擇於諸母中則大夫子食母亦擇於
諸母可知諸母本父妾之通名其有子女者爲庶母大夫
子分與士等應服總無子女者無服以食已恩勤亦服總
則從無服而有服者也以名服者天親爲實旁附爲名名
不虛附故必其分爲諸母禮又食已者乃爲制服注以食
母爲乳母疏又擬之世子三母皆卓然可依據者也士之
妻自養其子雖有妾媵代勞則可論乳母名分則非禮自
說經家言乳母者士妻自養其子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
則竟以禮不應有乳母者而突爲添設乳母服制其解遂

雜著

毛漱琴仙館

枝然仍有可通者以儀禮乳母傳文不言大夫則士庶
家以妾媵代嫡母食子宜亦可變通推廣使各展恩義此
通禮總服所以首列乳母而律圖所以註明父妾也父妾
有乳者必其生有子女固然然攷儀禮子生三月則父名
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此亦如曾子問篇所言女未廟
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父妾之子女未三
月死者本不以子女論故其母仍不得謂有子女之庶母
律註所謂父妾乳哺蓋卽此生子不育之妾適因嫡子待
乳而爲之食母者事雖罕逢禮原悉備議者固於讀律若
以爲但經生產卽以有子女論而稱庶母則父妾中無復

有乳母勢必假傭雇以乳母之名而庶母齊期重服又恐誤用於生子不育之父妾而服制不尊然亦有難者曰父妾生有子女或未成人而夭殤卽不得同於庶母此其說又過當而不可行請以慈母如母一節明之慈母三年古今通服也原其所以三年彼生母死而子幼故代撫之母恩義至重若子已將成立父又現存何須別妾代撫此平心可想也今必執成人未成人論有子無子則彼生母已死子方幼孩爲嫡子衆子者將逆料其遺孽未必成人而仍謂之無子女之父妾乎抑姑謂之有子女之庶母而因其子未成人仍不爲齊期乎若云此爲子已死者言子存

雜著

天漱琴仙館

自當別論則設令嫡子衆子爲庶母服齊期方半而遺孽忽亦夭殤當此之時將頓爾除服不復謂之庶母乎抑仍終齊期不論殤子之未成人乎其說之窒礙亦略可見矣蓋庶母父妾以有子無子別始有子終無子或子殤而仍論有子則當以殤禮有服無服別攷儀禮長殤十九至十六中殤十五至十二下殤十一至八歲並與家族關服制則安有子女存沒已與家族關服制而生母尙不得稱有子者惟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禮猶以日易月而以別有子無子似亦可不復論蓋無服之名已定則無子之名亦定矣若子生而母死則無論有服無服已名未名並

應以有子而稱庶母服齊期是亦蓋棺論定後人壽夭非所知已律註載庶母父妾之有子女者父妾無子女不得以母稱 盛朝寬典本不限以歲年惟期總無服名分攸殊法家分別斟酌當誠以儀禮殤服爲折衷不但父妾庶母於是焉分卽乳母之確爲父妾而非庶母亦於是焉判矣或問儀禮衰齊三年下旣載慈母如母小功下又載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其別云何總麻之乳母旣是父妾與小功之庶母慈已者其別又云何曰慈母以妾撫別妾之子而別妾已亡重以家長之命終身子之故如母乳母以妾食嫡妻之子而嫡妻現存義奉冢子故一則至重而服三

雜著

无 漱琴仙館

年一則至輕而服三月其有嫡子見食庶母而嫡母尋沒者則亦久撫之而爲慈已之庶母故其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蓋乳母只自小乳哺慈已則自幼而長無已時以方慈母則彼子之故三年此庶不子嫡故不由三年降而第由總加其所謂貴人子蓋卽大夫嫡子之類故注云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大夫嫡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則其爲父妾乳已者總不但有類可比亦有等可差愚故斷以乳母總麻爲古大夫嫡子爲父妾食已者之服 今禮崇尚本原庶子爲生母斬衰三年雖父在弗降雖爲父後弗降嫡子眾子爲庶母

齊衰杖期雖冢嗣弗降雖貴弗降庶母名分遠加於古而尙於其間存一總麻之乳母易之者遂若以爲傭雇乳婦卽是特以古禮存之耳尊服制者覺其不然則又概以子女未成人之父妾當之民無適從久置弗服蓋讀法疑於上則奉行廢於下其勢然也愚竊以爲古今異服之條自是因時損益若乳母總麻本仍儀禮之舊則何不參攷制作初指以定其人使天下士民咸知庶母齊期之外有父妾生子女不育而爲嫡子乳哺者於眾子不爲庶母而於所食子實爲乳母應遵通禮持服三月以報勤劬如此則諸母無佚服而外雇之乳婦自不得以非族濫竊母名其

雜著

辛 漱琴仙館

有關倫紀甚重至律註卽姝母三字姝卽乳之訓詰更不應誤會而以傭雇當之也此乳母辯之所爲作也

續記三則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鄭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夫三母名分頗重宮中豈少眾妾乃擇及於傳御之賤孔疏言此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養子之法則又何必遽備十德而選之蓋孺子兼男女故下文遂言角羈左右三母將終保之故傳御亦隆以母名曾子問篇載古者男子外有傳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此諸母得終其事者也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猶諸母可任若其親迎時婿授綏姆辭生子時夫問之姆衣服而對見子時姆先相則惟傅姆終與爲依而諸母不及知矣此選擇所以宜豫也士昏禮注言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此所謂姆雖屬民間女師而古無棄人宮中所用傅姆或卽由此選亦未可知惟所言若今乳母則與儀禮乳母無涉禮文重母字故卜士妻大夫妾雖食世子而不謂之乳母儀禮爲乳母總傳曰以名服則必其本爲諸母因乳而遂服之也後世以母爲老婦通稱雜著

三 漱琴仙館

甚至少婦有乳亦喚乳母如張蒼老而食乳女子爲乳母皆其妾也鄭以無子被出之人爲若今乳母似乎乳字亦虛設俗說遷流去古益遠矣

鄭注謂庶母慈己者卽三母中慈母又謂乳母賤者則慈己小功乳母總麻固兩人矣而又解庶母慈己云卽食母又解食母云卽乳母則似食母兼慈母乳母爲一人其解乳母云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賈疏以爲養子者卽慈母則又似慈母無故卽兼作乳母其說殊不劃一愚按內則使食子之文專指乳哺一事可知食卽乳也第世子養於三母而食則別選廷臣妻妾大夫子養於食母而

一時諸妾中未必適值有乳疑亦覓乳於下而乳哺之名獨歸食母以禮所責成耳私家不必備國體世子三母稱母大夫子食母亦稱母其分宜略相等而以食爲名則又似食子者蓋一人所攝矣無乳而賤者代之只當爲食母供役世子於卜妻等無母稱大夫子亦貴而乳婦更賤豈宜稱母故知乳哺不必出食母一手而服制之乳母必食母其人也至於庶母慈己者仍是庶母名分與慈母如母不同與世子慈母亦不同梁武有制云禮言慈母凡三一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養之服以三年二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服以小功三子非無母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按其一卽慈母如母三年其二卽庶母慈己小功其三卽世子慈母無服分別極當惟世子慈母一項在大夫子爲食母亦曰乳母有總服士以下則無此項慈母以其子應嫡妻自養雖有賤者視之不假名分也古禮如是今禮以總爲乳母通服則已徧及士庶第古大夫養子無不設食母者故無乳則選諸賤列爲食母役今養子無必設乳母之禮則因乳少而覓雇仍只爲嫡母役惟父妾有乳乳之乃爲總麻之乳母其必以名服猶夫古也

養子以乳爲先而宮中倚任三母食子者無乳母名稱三

年乳畢勞而歸之亦不留乳哺情似乎重教輕養及觀列
史乳母用事宮禁之害然後知聖人制作朗如日月照臨
內則所記洵萬古不刊之典也春秋子同生士妻食之見
左傳昭公有慈母見曾子問篇可知禮猶行古至戰國時
秦破魏乳母與公子俱逃則既稱乳母又久相依漢制并
使教子如師慈保三母古禮由是全失方其選乳時未嘗
不曰德行兼備可以教子而三母重任悉畀於食子者一
人其後遂以天子之尊母匹婦而不爲怪女謁之盛豈在
多乎儀禮乳母節賈疏援據內則以爲惟大夫之子有此
食母爲乳母其別嫌明微實足以發禮意之精補鄭注之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闕前篇據爲正解區區之意自有別裁不專爲推廣總服
起案也

審度

黃鍾為律呂之本五度分寸尺五量合升五權鈔兩斤

皆起於此律呂之說備矣權量易解惟審度有可疑者漢

書律歷志曰以子穀秬黍中者原注取黑黍穀一黍之廣

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隋志引此文

作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以權量準之一

禽實一千二百黍合禽為合禽重十二銖原注十黍為象

志注十粟重一銖兩之為兩是積二千四百黍裁盈一合重

一兩其細已甚安有一黍廣一分者乎況古制短小據攷

據家核較古八寸準今五寸古一斤準今六兩古一斗準

雜著 言漱琴仙館

今二升或云二升然則以今量量黍當積萬二千黍或八

千黍裁盈一合其粒之纖細更可明驗矣大凡度數皆從

小推起漢志子穀秬黍注謂黑黍穀子者當是今北方小

米子小米今猶呼穀子其黑者謂之灰穀若今之所謂黍

一粒可占古度一分有半則即一黍廣一分之說亦未可

通矣此事非製器聚穀一一較準亦難定斷第以漢志所

稱律度量衡攷之律量衡並以千二百黍起數而審度獨

以九十黍黃鍾為萬事根本亦不應起數參差如是攷宋

時益州房庶得古木漢志內載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

十分爲寸較今本多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范鎮深是其說温公則非之愚按本志言黃鍾重一龠長九寸則應有一千二百黍古本是也但以一千二百黍較輕重多寡乃正權角量之事審度則論其廣其積如何蓋志言黃鍾重一龠者龠之爲器當似升中寬而短黃鍾之管則細長而孔小故所受皆千二百黍非謂黃鍾之管重一龠也志言黃鍾長九寸者按月令鄭注凡律空圍九分國語韋注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蓋黃鍾之管中空徑三分圍九分納黍其中至一千二百黍當盈至九寸卽以爲黃鍾之長故黃鍾重一龠當積一千二百黍非以千二百黍單累如貫珠爲長九寸也隋志不知漢志有闕文輒改曰一黍爲一分則竟以單累論不復與律量衡通同攷較遂成千古之疑後漢志注引說苑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則以九百黍爲黃鍾之長與龠合銖兩起千二百黍者亦復歧出不足爲據

傳言射於百步是跬也非步也康成云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跬三尺步六尺武尺二寸武五爲步如射百步則當六百尺準百弓弓亦六尺而大射侯道最遠止九十弓羣臣射豹侯鄉射采侯皆五十弓則止三百尺準五十步故知射於百步以跬言也攷工記人長八尺康成云張臂八尺

雜著

姜漱琴仙館

張臂之廣與頂踵之長正相仿也八尺準今五尺武尺二寸準今七寸五分正合中人形體攷据家精研尺度畢竟尺長幾許非言語所能傳康成近取諸身使後人自可彷彿眞通儒之言也國語注言徑三圍九據晉書天文志徑一不啻圍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徑一應圍三一五五黃鍾中空圍九分則徑止二八五二有奇存參

辨色

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赭

縹字別作窺經類初亦誅証多訓赤散文

故不別淺深

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

緇七入爲緇惟四入與六入經無明文據詩傳朱深纁也

雜著

姜漱琴仙館

攷工疏纁入赤汁爲朱纁入黑汁爲紺是朱與紺皆四入也疏又言緇入黑汁爲元元在緇緇之間是元六入也合參其說縹赭纁朱皆赤汁所染由淺而深必四入乃成赤廣雅縹謂之紅纁謂之絳爾雅郭注縹今之紅赭淺赤纁絳也李巡注三染已成絳纁絳一也禹貢注纁絳色幣急就篇注絳古謂之纁其淺深次第可證士冠禮疏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雖少分別其言赤汁同也紺緇元緇皆黑汁加染由間而純亦四入乃成黑攷工疏引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字典引作以涅染緇又引作以涅染緇雖傳寫不一其言黑汁同也然初染縹時赤汁中必稍

參黃汁以取淺淡攷工記朱湛丹秫按丹秫今之紅米止皮紅耳幾番蒸凍疑卽所以取黃抑或別參黃色故說文云緜帛赤黃色三染纁時亦尙參黃汁文不具歟

故玉藻疏云纁是赤黃之雜赤黃雖並舉實淺赤非黃也

朱亦有兼黃者詩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蓋四入

時用純赤汁則成朱仍參黃汁則爲黃朱或以黃朱爲赤

者誤也玉藻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丹淺於朱亦黃朱

之類或以丹爲赤又誤也赤爲南方正色惟朱同之說文

訓絲爲純赤絲卽朱也黃朱及丹則稍參中央以是爲赤

赤成間矣初染紺時黑汁中必稍參青汁以取輕清故說

文云紺深青揚赤色釋名又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再

雜著
毛漱琴仙館

染緞時亦參青汁故廣雅紺緞並訓蒼青說文亦云緞帛

青赤色舉青以例黑實淺黑非青也元爲天色天本蒼元

染元亦應參青汁周髀筭經曰天青黑地黃赤可知赤汁

參黃黑汁參青皆自然法象應有此合色非舍純取間也

必由纁入涅者青黑易晦先赤其中以助色也紺初入涅

赤地顯然所謂揚赤含赤者是也緞雖較深赤地未隱攷

工注纁再染黑爲緞如爵頭色是也士冠禮注爵弁赤而

微黑或謂之緞其說又過當按經文元端元裳爵鞞爵色

當與元相近可云黑而微赤非赤而微黑也元三入涅黑

重而赤愈微詩傳元黑而有赤謂黑中尙帶赤色未純黑

耳或以爲赤黑色似赤黑對舉失輕重之辨淄爲正黑淮南所云黑於涅者是也以涅染淄淄黑於涅者以有元爲之地也若紺緞則赤地未隱未必遂黑於涅然緞黑已深於間色爲王緇初變色有水克火之象故取用特少以上論染赤染黑赤參黃黑參青及由赤蓋黑淺深之漸粗已明晰而舊說尙有似是應辨正者縹與紅相似而不同說文縹赤黃色紅赤白色爾雅注以縹爲紅疏別引說文赤黃色似亦不以注爲然也染帛不必用白采紅爲赤白者蓋以純赤汁加白地其色穠艷非縹比也縹與絳同色而稍別故說文絳訓大赤縹訓淺絳長箋謂黑而有赤色者

雜著

吳歙琴仙館

爲縹則誤矣按絳有數種淺者似紅釋名以紅訓絳是也深者近紫吳都賦綸組紫絳是也其中色說文絳大赤是也大赤猶今云大紅非正赤玉藻有朱丹之別赤猶朱絳猶丹也丹又與黃朱同蓋在三入四入之間別成一色凡注疏訓絳者皆是色也縹深於紅而未至大赤亦不近紫長箋誤以縹爲紫絳故有黑赤之說不知縹當染朱朱色光明縹見黑則不能加染矣長箋又云黑而有黃色者爲元亦誤元雖天象亦北方水色故水正曰元冥黑而間黃水受土克非正色所宜有且染縹以前特稍參黃色成緞則青黑已重況又入涅黃何有乎凡經傳載及服色皆散

支註家但以類訓未能精別且有譌說雜出其間非彙攷之不能辨也讀經者當有取於斯

反切二合辨

反切之法以雙聲就疊韻一言盡之矣如東德紅切德東雙聲紅東疊韻也江古雙切古江雙聲雙江疊韻也微無非切無微雙聲非微疊韻也麻莫霞切莫麻雙聲霞麻疊韻也上一字取音須辨別字母及喉舌唇齒音以憑轉紐下一字不過同韻凡本韻中類音之字皆可用不必拘定某字也反切者以上一字之音轉就下一字之韻一啓口可得若反復迴繞則下一字音亦雜其中而上一字雙聲

雜著

澗琴仙館

反不得其轉紐確音故謂反切爲二合音者誤也 國書有二合音對音翻譯者以二字急讀取之其字音上下俱到音有多少以字之大小別之其字皆下行若有音無字則並肩書二字以當一音卽反切也凡二合音有直書一字又並書二字者有並書二字又直書一字者並書二字只切一音直書乃一字一音故三字而實只二合推之三合音四合音並準此書寫讀法其自爲一音而有音無字者亦並肩書二字不直下直下者二合並肩者反切也 國書人不能知若反切之以上一字爲音下一字爲韻而不可兩音兼讀非證以 國書未能明辨暫也故記之

八股說

制科之文先正謂之八股則八股者文之正身也此八股中上不可連下不可侵題理題事確有分位雖溢出豪釐必辨焉八股之前有領題則入題之謂也領題之前有起講則原題之意也書有全章全節題止數句或一句半句命題者不過令發明此句之旨並非斷章取義作文若不先溯原起驀然徑入描此一句半句聲口則較之優孟衣冠更無頭腦時文所以流爲小技也先正講首必先綜章節大旨一二句方入口氣明題語所自來也一入口氣便

從緊身上文說起以審合本題語勢語勢旣得卽虛虛束
雜著
早 漱琴仙館

住是謂起講領題承起講之勢擇題字宜先點者揭出一二卽以開局或講末趁勢揭出則不用領題徑入整股故起講領題但爲八股緣起不在八股正身之內其有題位逼仄題事不全必須關會上下文以審合語勢者不特連上無妨卽間漏下文亦並不以整股犯下之禁律之惟字句雖有通融而語勢必專注本題或專爲本題起案無漫溢者間有籠取章節大意寬寬數語或不作起講徑入整股者則其變也至於破題承題乃作文者所自言作文之人分明讀過全節書而就題論說其與入口氣後謂下文未曾說到不得漏洩者更有不同故或發問之題理非中

正有台下文論斷者懸虛之題事無著落有照下文指出者惟本題事理自有安頓則雖口氣未全亦止得如題含蓄又若大題無上下文或單題有上下文而題中事理自全者破承起講往往先經起義不多著墨間有發揮爽露者則論事之題起講先論理或立本事之案論理之題或相度題間挈領而入或先掃反面或先補宗義總止爲八股緣起無頭上加頭者領題接起講八股接領題無更端再起者蓋自講首入口氣至八股之末原止一番講論一片章法未可忘卻八股名義而言之無序也八股股法陸清獻公一隅集言之最詳大率由淺而深由虛而實順逆

雜著

聖

漱琴仙館

相生詳略互用與古文法度不甚相遠惟古文以散體爲正偶體爲變八股則以偶體爲正散體爲變其有整中兼散者卽以散段當兩股或四股有全篇散行者或分兩扇三扇者卽以八股部位散布其中故總謂之八股毛大可謂仿唐人試帖爲之以其儷體相似無實據也八股之後有小結大率打通去路與起講領題爲首尾亦有就題結住者惟不宜於虛縮以虛縮題不通去路則通篇懸脚也又有用斷結者略仿破承之例不在八股語氣中則其變也小結之後有大結又作文者自言無論上下文無復拘闕凡經義史事儒先粹言有裨於題理題事者一任引證

而斷制之此最足覘人學識惟此體宜於有關係有攷證之題而尋常小題不爲大題八股中已翕然意滿無復餘蘊者亦不爲故傳作無多自康熙十六年禁作大結嗣後選明文者凡大結可截皆截之惟篇法未完者間存一二今知者少矣愚嘗謂制藝初體頗尊以不失解經之意惜其爲干祿之具輾轉門捷遂於題因不暇致詳而領題以前始別有一淋漓盡致之起講而篇法成兩橛矣無恥者又於大結中勦襲膚詞暗藏關節以致顯干例禁而有才有學之士不得復吐其胸中之奇制藝之體於是益卑然亦非卑也言孔孟言其視記遊序賀餞行諛墓之作孰尊

雜著

聖

漱琴仙館

且貴病在俗學失之而深潛純粹於其中者又鮮知音之賞於是高明家亦相與剽竊以幸科名而制藝一道不但卑而且賤矣予雖習爲今體頗嘗涉獵先輩文而識其制作初旨故詳說之以存廣陵遺響至若宋人經義如陳君舉無違篇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學禮之文謂聖教無違正使無違親心經旨朗然第合全章發議與後來八股限於題位者不同故應別論

書宋人洗冤集錄後

此洗冤錄最初本也童石塘云洗冤錄一書始自宋淳祐間提刑宋慈蓋取晉和魯公凝及其子宋太子中允矇所著之疑獄集宋無名氏之內恕錄等書參互而成今觀惠父原序端提內恕錄而疑獄集無文大凡此等書積久始備卽內恕錄亦有所因不必深考惟適用而已予需次日下每看洗冤錄及集證補註本參校異同不無疑義偶於厥肆得此書反復卒讀乃稍稍得其原委夫錄名洗冤如質鬼神非自心確然無疑何洗之能爲今錄中如左咽喉致命右食氣噪不致命旣載屍格屍圖而自殘條註有云

雜著

墨漱琴仙館

右手持刀自左割者可救左手持刀自右割者不救似致命又在右矣自殘條正文謂食系先受刃而註引醫書氣系在前食系在後則應氣系先受刃矣致命之結喉列入檢骨格註入骨脈篇而屍格屍圖並無是似居中之結喉無須填格矣律令書類若劃一猶恐奉行不善似此兩歧將何適從宋法以喉骨喉骨下分爲二處而總謂之喉下致命自刎喉骨者刀難入若已深入必死自刎喉骨下者刀易入而致命稍緩故分別飲刃分寸以決生死遲速或有刀入未深亦卽死者必傷着氣喉也在內之管孰左孰右孰前孰後並不支離分別惟論外入刀痕其法頗視今

直截勿以故牘廢之

喉骨曰結喉喉骨下曰嚙喉亦有咽喉喉嚨喉上喉下食系氣系等名目俱見宋本今錄以咽喉食氣嚙分爲二處蓋始於元人屍帳按元人驗法以手劈開口用銀釵探入咽喉良久取出視其有無變色又自頰連項至咽喉揣捏得食氣系塌與不塌下便接兩缺盆兩肩其屍帳所謂食氣嚙者卽食系氣系也卽喉骨下部位也所謂咽喉者入口未深卽喉骨內部位也元時尙仍未舊以上下分二處上之咽喉今檢骨格致命之結喉也下之食氣嚙原以食與氣並題今屍圖列左之咽喉只是元人氣嚙列右之食

雜著

醫漱琴仙館

氣嚙只是元人食嚙名仍上下二處之舊而繪圖只屬下一截無怪其名實不符也結喉旣致命豈檢骨應開列而驗屍獨不必開列且檢骨格 頒自乾隆中豈前此相驗竟置致命之結喉於不論如云結喉卽統於致命之咽喉則圖繪咽喉在左人身結喉居中不相涉也愚竊以爲咽喉之名當仍還之上截結喉處定爲致命其下截則分食氣嚙爲二在左之氣嚙致命在右之食嚙不致命似此一轉移間食氣嚙之名旣正而部位亦全驗屍檢骨事同一律於名法亦有裨補非徒摭宋元舊規爲異同之說也前

篇未詳特再申之將以告司理者

今錄中屍圖仰面有臍有小腹而屍格只臍肚一處或遂疑屍格遺漏不知臍只稱臍肚卽小腹也考宋本腹下有臍有小肚元屍帳改併爲臍肚今屍格從元併而屍圖之小肚則稱小腹遂若參差若仍依宋本題作臍與小肚則屍格之臍肚分明是臍連小肚之義名法家可無惑矣

今錄言兩脇致命兩肋不致命又言肋骨共二十四條不致命又言軟肋致命日久腐化所辨已極分明惟驗傷條以脇肋爲必死之處驗屍條又言前後肋傷重卽死似皆指着肋骨非如軟肋只借用字面也證之宋本亦言兩脇肋致命其開列四縫左右側亦只填脇肋無肋與脇肋分別可知最前驗法脇與肋一例致命後來改定肋骨不致命則又概長短肋而一之其實長肋堅固短肋則怯弱不任按捺何況毆擊驗屍條言傷重卽死似卽指近脇之短肋驗傷條言傷脇肋必死亦謂脇連短肋也讞獄少一致命處卽是網開一面然果有致死之道亦安可不提明而預爲之備此驗傷驗屍兩條中補載之義凡屍格不致命處他條有言致命者皆此之類非律令眞有二三也至若極很重傷雖四肢亦足致死何況脇肋錄中分別致命不致命原以處所論受傷則又有傷痕分別未可通脫遷就

雜著

壘

漱琴仙館

說文云兩腋爲脅脅骨爲肋脅肉爲脇今所指處已不同不必泥古

今錄屍格載腦後致命髮際不致命驗屍條腦後下又註有乘枕骨按乘枕乃髮際內骨非腦後部位也據檢骨格致命腦後骨致命乘枕骨左右各自開列而無髮際屍圖髮際一圈在腦後之下後頸髮絲之上則正當乘枕處也驗屍後條言髮際傷重卽死卽所謂乘枕骨致命也證之宋本翻身腦後乘枕亦皆致命而無髮際與檢骨格同今屍格旣填髮際而檢骨格復填乘枕者蓋髮際朽則仍檢內骨二格原自合一驗屍條乘枕一註當移在髮際下卽以髮際內骨論髮際猶云髮間不專指髮邊觀屍圖圈處可見他條有主髮邊言者蓋隨事指名不拘一處非屍格所

雜著

吳漱琴仙館

填髮際部位也又骨脈篇有額上之髮際乃前代舊文今屍格統於額顱不復云髮際亦疑似當辨者

海昌觀潮記

歲甲戌初夏予有京口之行取道海昌爲訪友也小憩三日信步至海塘塘高數丈鱗次疊巨石十餘層左右顧望如界烏絲直窮無際整齊堅壯爲海內第一塘臨海其下有岸可二丈皆巨石平鋪岸有海舶一履數得百步蓋乘潮來潮落架其上又其下沙灘可五七丈外卽水矣濱水木椿密椽索索如貫珠亦左右望無際椿露不數尺深入幾何不知也隔水里許有漲沙一區周可十餘里有漁者腰篲具手杖行其中四無廬舍舟航不知何自至是日禺中天晴朗左顧極遠有兩小山如列眉亦濛濛矣山際覺雜著

壘

漱琴仙館

橫微白一綫意爲潮竚以待不動忽若捲地來高出水面尋丈壁立濤翻灘岸沙洲一時捲沒舶浮起揚帆去沙洲人適失顧亦不知何往潮後水萬馬騰奔不足喻其迅也望遠洲悉如斗概平推而向南北一道百十里盪心震目極宇宙之大觀先是嘗候潮西陵渡無高處憑臨江身復折爲之字潮越海昌百里勢且殺倘不以迂道故重開眼界誰復知浙江潮壯觀如是事有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對此得不啞然失笑矣乎四十年來無因再至惟數聞塘工傾陷靡大府金無筭鄙竊以爲海沙本不擎巨石向賴濱水長椿鞏固其外椿一日朽塘一日壞人力無可施也當

事經營缺口曾不知世無百年不朽之椿而綢繆未雨杞人之憂恐未有艾老友宗七兄畱意海塘屬追記舊遊略陳其概將以備採擇也故書

安昌記

古有安昌國隸汝南郡漢張禹侯國也又有昌安縣隸高密國後漢鄧禹次子嗣侯國也山陰爲越郡附郭縣其北有昌安門又北三十里有安昌鄉西北五十里有安昌市因門而名者門以內有昌安坊昌安橋門以外有昌安塘昌安舖因鄉而名者有安昌堰又有兩安昌寺一在昌安門內戴山南麓一在安昌市之東偏凡邑中名昌安者五

雜著

吳 漱琴仙館

名安昌者五而安昌紀載尤雜不可無辨吳越備史載乾寧三年錢鏐攻昌安門是昌安之名始見於晚唐而宋人述之者也寶慶會稽續志載城北曰三江門康熙俞守郡志載昌安門卽三江門是唐名昌安宋改三江今復名昌安也元置昌安坊見俞志明洪武置昌安塘舖見萬厯郡志此昌安名跡可攷者也宋置安昌鄉見俞志予嘗過羊山石佛寺見萬厯吳顯忠鐫壁云大唐中和間武肅王鏐以八都兵屯羊石寨平劉漢宏及獲董昌因名其鄉爲安昌是安昌鄉之名亦自晚唐始晚唐以前見著錄者其戴山之安昌寺乎元宗時博州孫逖寓越有立秋日題安昌

寺北山亭詩

據全唐詩所載詩題如此今省府縣志並漏山字

安昌卽戒珠寺本

名唐大中六年始改戒珠見寶慶志吾家菊礪公翥題戒

珠寺有安昌寺裏晚遊時之句亦一證也

戒珠寺本名安昌寺省志寺觀

府志祠祀所載並同惟縣志寺觀作昌安寺孫述詩題內安昌寺府志祠祀縣志藝文及全唐詩所載並同菊礪公詩內安昌寺省志寺觀府志祠祀並同惟省志藝文重載此詩及縣志藝文並作昌安寺此寺本王右軍捨宅其名安昌之始縣志無考予按天台志載定光禪師錫杖尚留在昌安卽會稽隆安院也見神僧高僧傳云云今省府縣志戒珠下並載定光事而會稽無隆安院似昌安之先又名隆安其或書昌安或書安昌傳聞互異當再覓古本定之

安昌市之安昌寺初本名安昌院見浙江通志又名安

康院見嘉泰會稽志今爲安康教寺見郡志邑志其創建

在後唐長興元年各志並同寺中碑碣亦云然然則盛唐

吳漱琴仙館

時安昌市尙無寺院孫述詩當屬戒珠又一證也郡志安

康寺條下誤收此詩遂有里人取詩中中路雲虹語額諸

寺門以爲古蹟甚矣志乘載筆不可不慎也至安昌市之

與安昌鄉更有當辨者山陰北境濱海四十餘里十餘里

因山爲固餘三十里皆海塘塘以南爲鄉者二東安昌鄉

西清風鄉其南環以江蓋西小江下流東趨三江口之故

道也俞志載宋安昌鄉領里二齊賢

陸雨峯云卽今下方橋尙有橋石題識

東林元改爲四十四五兩都宋清風鄉卽唐移化鄉

卽今

村領里二清化

卽今洛思

李式膺云今大義村有前思後思卽古洛思里

元改爲

四十六七兩都今安昌市乃在清風鄉適中之地邑舊志

載安康教寺在縣西北清風鄉地名安昌是也初但有村落郡邑志並引闡務全書稱安昌村是也鄉大而村小鄉東而村西萬厯郡志載安昌市在府城西北三十里攷府城西北爲安昌市方位三十里則安昌鄉路程意當時市名初立鄉乃久著疑市在鄉故誤耳邑舊志載西北五十里有安昌市較郡志爲核而新志芻墓卷有渾書安昌者不辨爲鄉爲市有書安昌鎮者稱名失當更非載筆之體予聞之故老舊時白洋城巡司移駐安昌甚久乾隆年間再移柯橋爲柯橋司俗亦稱柯鎮司知安昌稱鎮之誤必自有官始兩浙壇廟古蹟有防護錄藩司歲報禮工二部

雜著

辛 漱琴仙館

嘗見其書載陸孝子祠一在丈午村陸郎渡一在四十六都一圖安康邑志亦引之攷四十六都一圖正安昌地今祠宇已非而旌孝坊屹然尙在安康之名或因寺而譌後此修志校而正之可矣凡志載鄉閭故蹟必其山川爲邑形勝人物爲邑冠冕不待方志表見而後方志必詳安昌北枕白洋山左塗山右白馬面臨江北河支港四達徒以潮汐出沒鼃龜同階無世家右族高人畸士之遺蹟卽求其成聚之始而殘編斷碣泯焉無紀邑新志載有前明鄭斗南者由浦江遷安昌謀諸眾捐地爲街捐蕩爲河於宏治二年開市以其時攷之成化守戴公營築麻溪壩截浦

江上流又建扁拖諸閘捍潮瀕海鹵斥漸成樂土則市之
開於宏治固宜嘉靖守湯公建應宿大開於三江口爲越
中溥利萬厯守蕭公復以安昌等村窪下添建山西開濟
之其明年郡志成安昌市遂著於錄然則一市之肇興視
乎全邑之水利全邑之水利又視乎閩郡之建置蓋雖荒
僻一隅而古賢守惠民實政不猶可覽其全而感懷明德
之遠哉雖然經制之善存乎有司民物之饒則因乎時地
古稱龕赭爲海門今南塘迤北漲沙數十百里二山之間
久成平陸卽安昌北境白洋山外木棉之利歲登數十萬
而此數十萬木棉又必於市易粟與一切居處日用之資
則市之懋遷有無又不啻數十萬後或江勢南趨滄桑復
變通闌帶闔安知不仍返村墟之陋况今海氛未戢舟山
陸沈居是里者宜如何綢繆未雨聯守望之固密中外之
防使奸販潛蹤覬覦不作則洵乎安昌之爲安土耳予家
市居垂二百年先人有言此地古名長樂村而志不載并
書以存懷葛之始庚子八月稟

雜著

三
漱琴仙館

七節母家傳擬稟 戊戌

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寒時也後雕性也有松柏之性而卒遇歲寒之時命也定其性安其命順其時沒齒而不悔者節也嗚虜難哉吾高氏自忠節公南渡至山陰數傳有梅峯公家邑之梅花山下爲始祖七世宜竹公遷高牆里爲別宗十三世四峯公再遷安昌村宜竹公以上考妣宗譜皆有傳後四葉寢微然世壽無媿孀之戚及四峯公少孤節母吳太君守終明季其冢元孫婦氏王王從子婦氏趙爲我繼曾祖妣皆不幸煢煢守寂前後二百年相望蓋三人焉節行重撫孤無則立後延宗祀皆理之正

雜著

聖 漱琴仙館

至若門祚衰落不得已招養子爲待老計此其節愈苦而志愈悲某

家諱也後並同

逮事繼曾祖妣十九年聞述王螟蛉事

未嘗不泣然流涕爾來子姓殷盛從伯母氏蔡再從弟婦氏李亦早寡無子然小康猶子莘莘惟所擇譬諸朝陽松柏視窮陰絕壑忍終古者其幸不幸又何如也先庶母氏吳以嗣嫡守再從弟婦氏蔣子姊適王並以孤守總古近八人各繫事蹟爲家傳姊外適附母傳凡七篇古詳今略志報本也傳曰

節母吳太君十二世祖獅臺公嫡配也我高牆列祖世爲士農而多壽及公不祿有子二太君辛勤無教卒繩先業

後游饑長子四峯公遷安昌兩孫改業賈太君晚年抱曾孫焉次原泉公畱祖宅有孫不傳女一適華舍趙秀峯生於明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申時卒於明崇禎七年八月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九合葬黃湖塘裏山之麓

節母王太君我高伯祖子發公嫡配也公勤學病瘵終年二十有一時堂上重蔭太君銜哀請立嗣而守焉君舅見明公憫其志謂待叔氏有子後汝太君素貞靜既衰經無事不常見奉中饋職如故越十有五年舅沒叔無子也叔從祖諸弟未婚近屬無可爲後太君食貧而早衰懼先朝露祀且絕會有戚丁氏生子十年矣願備果負收之錫其雜著

三
漱琴仙館

名繼美太君既沒再從叔氏宜軒公有子三以其次靜思嗣完太君初志惜祚薄不傳今其裔皆丁後祀事則我高祖子孫永主之太君以康熙己卯年六月十日子時卒距生順治己丑五十有一年守節自二十始於卒也三十有二年合葬珠鏡池東祖塋之南

繼曾祖妣趙太君郡城舊族也年二十二歸曾祖太學琴山公爲再繼室時高祖已開九表公日侍左右慮子婦中饋弗善而前繼妣遺嬰女又呱呱泣自太君歸甚賴之太君純孝而有禮溫清甘旨率先意伺進以是得高祖懽歸寧常速返不以一日離也我祖同懷四人祖姑一皆嫡妣

出長已任事有八九歲孫三四成童太君撫教兼至內外
少長咸秩然如嫡在時宗黨以爲難字前繼嬰女尤勤尋
亦舉一女媵得一子衣食皆平等婚嫁迭至綜內政若理
繁劇裕如也居七年遭高祖大事公日毀瘠至殆太君慘
咽不自勝及替公卒亦病思身徇穉子女無庇也旣終喪
稍節哀進食其後媵子殤益悲感分屬家事率二女飲冰
茹檠又十餘年女嫁獨居則齋心奉佛晚更好靜命於宅
東之青蓮院築小樓居焉祭日仍親烹飪視牲醴虔潔雖
扶病不少間先是高祖糾族建梅里大宗祠族繁婦女惟
廟見不與時享太君謂禮視餼薦豆本婦職也請於宗歲

雜著

蕭 欽琴仙館

行之年七十少衰先祖亦艱步憇定省缺偕三叔祖固請
復家居明年壽終有孫十三曾孫二十一元孫三人謂節
母慈祥之報第五曾孫某嘗趨走太君所得憐愛今垂老
思念謦欬猶一昔事也悲夫太君以康熙庚子年正月五
日巳時生乾隆庚戌年八月十四日辰時卒守節始二十
九終七十一歷年四十有三合葬珠鏡池南祖塋之西

節母蔡太君從伯父薪傳公嫡配也於趙太君爲家孫婦
逮事久慕太君之爲人早寡守終八十餘嗣仲氏子維城
爲後已 旌

庶母吳氏先考景揚公側室也某爲考妣後始四歲庶母

與本生父母共撫之至三十四棄養節壽六十有二耐葬
橙林村李家漫南岸有姊妹四子歸皆得所獨仲姊適王
承諤早寡且貧傭指撫孤以守孤元德稍長力農能養其
母今七十餘矣

節婦蔣氏再從弟諱維竣嫡配早寡撫孤子女成立年六
十餘

節婦李氏再從弟諱維堂嫡配早寡嗣仲氏子廷鑑爲後
已旌

雜著

壹
欽
琴
山
館



此本由父... 三十一... 欽



